

1997與香港基督徒

吳恩溥・王國顯等著



吳恩溥/ 王國顯 / 文成

目录

吴恩溥：一九九七与香港基督徒

吴恩溥：香港基督徒与一九九七

王国显：总要做醒免得入迷惑

吴恩溥：中共利用三自向国外基督徒敛财

王国显：行过了死荫的幽谷

王国显：要重视真理和事实

文 成：苏联利用宗教

一九九七与香港基督徒

吴恩溥

一九八三至一九九七

「一九九七」像一声凄厉的警笛，惊醒了五百五十万的香港居民。

自从大陆变色，广州海南岛易手以后，港澳居民以为接踵而来的噩运，应该轮到自己。想不到澳门要交还中共，中共不要；香港呢？虽然苏联不住讥讽挑拨，可是中共听而不闻，这时大家不免议论纷纷。为什么中共不取香港呢？有人说中共每日自香港取得外汇达一千万元以上，香港这只生产金蛋的鸡，中共注意现实，定不会杀鸡求卵。

有人说：中共自知科技落后，正好利用香港作渠道，吸取外国科技，来改进自己落后的科技。有人说：中共要向外国输出「革命」，正好利用香港作为跳板，把大量特务输出；又从香港输入情报。

等到韩战发生以后，中共利用香港大量输入军用物资，这时大家恍然原来中共利用英国给他们把守后门。香港对中共来说，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大有可用之处，怪不得苏联热讽冷谑，他充耳不闻。

这些臭皮匠，你一句、他一句，大家就认定中共不会取回香港。香港可以高枕无忧，永远成为安乐窝，淘金窟。想不到霹雳一声，「一九九七」的警报吹响，中共要取回香港了！大家拭着惺忪的睡眼，认为大祸临头，港币狂跌，股票狂跌，地产没有人要，人心惶惶争着想向国外移民。

为什么中共在这阶段要取回香港呢？有人说中共是根据条约，一九九七年期满，依照条约行事取回香港。

话不如此简单。倘若中共依照条约行事，须知一九九七年是新界租借期满，至于香港乃是九九九年期 - 永远租借地，不在一九九七年的期限内，与一九九七无关。用一九九七取回新界，是根据条约，用一九九七取回香港是没有根据的。

前一阵子，当香港居民给一九九七震荡，信心破产，港币狂跌，大家争着抢购日用物资，许多公司商店存货抢购一空。中共立刻恫吓着说，香港政府要想办法维持，否则大陆会提早接收。所谓提早接收，就说明大陆所谓依条约行事，乃是一种门面话，不足取信。

那么，为什么中共要趁着一九九七取回香港呢？不久以前外国记者认为这是邓小平英雄主义的作法。笔者同意这看法。

邓小平多次认老。他想趁着自己的「大限」未到以前做一件大事，青史留名。如果能够取回香港，那就是说，孙中山先生梦寐以求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国民政府虽然取回国内租界，但因为日本侵略，抗战军兴，未能完成取回港澳；毛泽东虽然在国内能够搞得天翻地覆，千万人头落地，在国外援朝抗美，支持越南拖垮美国，可是终他一生，未敢提及取回港澳。现在由邓小平出面取回香港，将在历史上大大写下一笔，真是前无古人，他死了也可瞑目。几天前他与英国外相贺维仍提及，希望能够活到一九九七年，眼见香港取回。那时真是踌躇满志，无负此生。从他口里正看出他是志切取得香港，溢于言表的。

众所周知，香港原是一个荒芜的渔村，在英国百年经营下，已成为世界第三金融中心。如果转手，一定因人而异。当香港人一听到「一九九七」时，股票惨跌，物产死市。倘若中共真的于一九九七年接手香港，大势所趋，香港一定变为死港臭港。这情形香港人知之甚详。前一阵香港议员钟士元到北京会见邓小平，邓小平不承认香港人有信心危机。有人批评邓小平对香港实际情况有隔膜。邓小平那里有隔膜？邓小平如果公开承认香港人有信心危机，岂不是刮掉自己脸皮，因此只好死不承认。如果香港人对大陆有信心，那么中共早要香港人投票表决，那时候中共岂不是堂而皇之，可向全世界证明大得人心。中共清楚香港人经过二十多年的看见、听见，其中有一半是从大陆避秦到海隅的，他们身历暴政，一听到共产党，唯恐避之不及，所以谈判香港前途时，中共一定要排斥香港居民，只要中英官方谈判，不准香港居民介入，理由就在这里。

邓小平老谋深算，他深知取回香港，在历史上可以给他留名。可是取回的香港，如果成为臭港死港，那么一只产金卵的母鸡，变成一种死鸡，对中共不得其利，反受其害，五百五十万人将成为中共的大包袱。就因此中共对香港不惜改变政策，甜言相劝，所谓港人治港，所谓保持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所谓保持西方的生活方式，同时慨然允诺再加五十年保证不变，可以写入宪法内面，可以写入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协议内面.....一大堆甜言蜜语，说穿只有一句话，就是要把香港人对中共破碎的信心重新建立起来，叫香港人不必鸡飞狗走，不要国外移民，大家要好好留下来。中共知清楚，必须居民安定下来，才能保持繁荣，香港这只母鸡才能继续生金蛋，为中共四个现代化服务。为着达到这个目的，中共不能不降格以求，改变立场，走上妥协主义的道路。

若干年前当苏联给予工人红利奖金时，中共就严厉指斥苏联走修正主义道路。可是现在中共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说好听是维持香港的繁荣；说穿起来乃是乞灵于资本主义制度，以求继续维持香港生金蛋的地位。中共走上妥协主义的道路，乃是三十年来的教训，从矛盾中求统一，从实践中发现真理，极权的共产主义把中国赶进破产的死胡同，只有自由的资本主义才能把他解救。

十三年维持安定繁荣

照情形看，在未来的十三年中，香港应该再有一阵繁荣。所以如此有四个原因：

第一、中共将竭力维持香港的安定，以求继续繁荣，才可借着香港得利，略如上述。那么，中共一定大抛笑脸，从大陆派来更多的花蝴蝶，向香港人游说、渗透，务使香港人归心。三十年来香港的暴动、扰乱，乱源从那里来，香港人心知肚明，现在如果无人煽乱，香港一定会安定下来。

第二、英国要尽量利用这十三年，撤退英国资本，撤退英国人员，安排撤退过去效忠英港的警政人员；倘若可能的话，又怎样安排英商资金继续在香港赚钱，安排英国政警人员继续在香港服务。就是这样，英港当局一定用尽各样方法，使香港安定繁荣下来。

第三、被一九九七年的警报打击最利害的，应推香港的富商巨贾，这些人大部份的财富，在于房地产以及股票。当股票疯狂跌价，房地产无人问津时，他们的身家正面临幻灭边缘。最震动人心的，首推佳宁集团破产。其来也骤，其去也速。这些富商巨贾今天所梦寐以求的，是香港人心安定，让他们制造繁荣，把一潭死水的股票及房地产再炒起来，那时他们就可以利用小户看涨的时候，把它抛售。廿年前香港炒股票时，多少人如痴如狂，争买股票，结果上了大当，大鱼吃小鱼，风潮过后，青山神经病院平添了多少冤大头。倘

若能够的话，香港的大亨们一定会再制造一次抢购潮，他们把股票房地产，换取香港人的现金，然后鸿飞冥冥，所以这些大亨们也是心切安定繁荣的一群。

第四、香港的老百姓，有钱的想法移民，不能移民的只有接受事实，在香港住下来。这时人心唯一希望的，是香港能够安定繁荣，有一天过一天。

无论中共、英国、大亨、老百姓，大家都希望安定繁荣，因此在未来这十三年中，照形势看，香港应该可以再有安定繁荣的。

可是这繁荣不是真象，乃是在各怀心事下面产生出来的。渐渐地大亨们的股票房地产抛售出去，香港人找到移民出路，大限日近，警钟日响，这安定与繁荣就会渐渐随风而逝。

这是照正常的情势推测。可是世事常有出人意外者，假如不日邓小平不幸三长二短，胡耀邦、赵紫阳无法稳定政权。新「四人帮」夺权，说不定邓小平要被鞭尸，今天当权派要被挂上走资派，革命叛徒的罪名，这些极左份子要吃鸡肉，不要捡金蛋，那时候的情势，就非我们所能够预测了。

一九九七以后

一九九七年以后呢？或曰：中共不是答应再延长五十年，让香港人可以继续维持资本主义制度，西方民主生活方式吗？

香港人明白现阶段中共一大堆诺言，无非是美丽的谎言，目的在争取人心，以及收买民心，等到一九九七，中共取得主权，也取得治权，那时香港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一个国家能够容让两种制度么？倘若能，尝试将如何服大陆的人心？倘若能，那不是等于中共公开承认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非资本主义不成？

或曰：一九九七以后港人治港，只要港人愿意维持过去的生活方式，经济制度，中共就管不着。

什么叫港人治港？须知所谓「香港人」，最简单的答案，凡在香港本土出生的人，或者住居香港七年以上，取得香港公民的人都是香港人。那么从今天起，中国大陆来港的干部，住到一九九七年，个个都是双料的香港人；个个可以被指派来治理香港。照法律说，他们实在是港人；从实际说，他们是大陆派来，由大陆来的干部，由他们来治港，谁敢说他们不是「港人」呢？其实，所谓港人治港，邓小平自己解释，是指爱国的香港人。就是那些十足听话，完全遵照中共政策行事的人。这是中共一贯的策略，当时机还没有成熟以前，他总派他们的代理人作傀儡。其实话说回来，如果一九九七，中共取回主权，驻军香港，在枪杆子下面，过去卅多年的血迹犹殷，就算你吃下豹子胆，也不敢哼半个「不」字，一定照中共的命令行事。

或曰：中共不是把这些写入宪法吗？就算写入宪法也可随时修改，中共三十多年来把宪法修改多少次。

或曰："中共联合声明"不是有约束力吗？谁去约束它，是英国呢？还是香港人？当香港回归中国，香港问题就成为内政问题，就算联合国也无权干涉他。

因此提及一九九七以后的事，当我们想起三十多年来，开始时什么「民主党派」、「民族资本家」、「开明人士」，当共党有所利用时，一大堆美丽名词，哄得你心花怒放，

整个心都交给他。当利用价值没有余剩时，什么反动派、反革命份子、资产阶级、地主、黑五类、臭老九，一大堆罪名把你斗臭斗垮。上海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共现在把什么都推到四人帮头上，其实当四人帮、文革，还没有作乱时，那时邓小平还不是担任共产党的总书记吗？这是共产党整个的政策。因此如果想一九九七年以后，香港会保存现有的制度，一国两制，未免太天真，除非共产党人，从实践中看清楚共产主义的本质，肯把共产主义抛入垃圾桶，全国恢复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路线，否则香港与内地同一命运，殆无疑义。

香港基督徒的困擾

今天香港基督徒正像香港人一样，有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由自己。叫香港基督徒深感困扰的：

（一）爱国问题

基督徒爱国吗？每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一定深爱他自己的国家。摩西是最好的榜样，尼希米、但以理是最好的榜样，女先知底波拉是最好的榜样。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一副热爱祖国的心肠，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1）可是香港人究竟爱谁的国？爱英国的国，还是爱中国的国？

差不多一百年久，香港人生在英国国旗下面，长在英国国土上面，接受英国的保护、照顾、治理；出国拿着的是有英国狮马国徽的英国护照，出事要英国出头保护。照着国籍法来说，香港人是属于英国的；照着法律或道义说，香港人是应忠于英国的。

可是中国人自古就存着「天国」思想的。帝王叫「天子」，中国还不是「天的子孙」。四围列国被称为南蛮北夷，东戎西狄，只有中国是王化之邦。因此中国人脑子里总不屑与四围列国交往婚娶。直到今天，西方人在香港仍被称为「鬼佬」。中国人为生活所迫到各国淘金，一向称为华侨 - 在外地侨居，最后总希望衣锦还乡，光祖耀宗。

就是这些「天国」思想，华人到各地去，总不肯与当地入认同，不肯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当马来西亚独立时，任由华人选择马国国籍，或英国国籍。那时左派份子在各处煽动：我们堂堂大国，什么国籍都不要。若干无知华人误信谎言，直到今天他们无国籍，没有公民权，其苦难言，这是拜左派仁兄之赐。

当我到韩国时，那里的华人拒绝归化韩国，他们的理由是堂堂华夏子孙.....。有一家人归化韩国，在华人社区中他被瞧不起。华人因为拒绝归化，没有公民权，他们如果离开韩国，就再不能回去。

就是这些「傲慢」和「无知」，造成华人在侨居国，极大的损失。因此近年来两岸政府都恳切地劝告华人与当地人民认同、归化、参与政治活动，不要自绝于人。

从这角度看，香港人是英国籍民，倘若他们效忠英国，照情理说，不能骂他无种，「数典忘祖」。

（2）倘若爱中国，是爱哪个中国？爱中国人的中国，或者爱共产党专政的中国？

什么是中国人的中国？这就是说，中国是属于每个中国人的中国。每个中国人都是自己国家的主人（民主），都有居住的自由，工作就业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罢工的自由，结社的自由，选举与罢免的自由..... 中国是属于我的，我是中国的主人。

共产党专政的中国，就完全不同。共产党成为统治阶级，全国人民都要接受他统治，乖乖听话作顺民。共产党人是主子，如果不听话就是反动份子，如果敢硬项就是反革命份子，生杀予夺，任由宰割。

共产党把中国人分为两大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共产党人最擅制造美丽的谎言，说「统治」太不好听，因此制造一个新名词叫「专政」；叫奴役、叫专制不好听，改称为「民主专政」；说统治阶级不好听，改称为「人民」，那么其他中国人呢？叫国民。只有共产党人是「人民」，是统治阶级，其他的是「国民」，是被统治阶级。

十亿人口的中国，只有共产党这一部份是人民，是统治阶级；不是共产党人的就不是人民，应该被统治，被奴役。我们不是共产党人，虽然历代祖宗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坟墓土地都在中国，因为不是共产党人就被划分为「被统治阶级」，就应往边站，我们一生的命运就应该是奴隶。

先烈们把满清政府打倒，建立中华民国。目的是不容让谁来作我们的皇帝，来统治我们，来把绳子套在我们的脖子上。我们要站起来，作自己的主人。想不到共产党来了，代替满清作我们的主人。满清时代只要你纳粮赋税，就可以安居乐业作顺民，共产党却不是如此，他「大胆怀疑」，在他眼中个个可能是反革命份子，叫你虽想作顺民也不可得，说错一句话，使错一个眼色，就横祸临门。其实，他们对自己人何曾不如此？刘少奇还是第一号走资派，死无葬身之地；彭德怀、贺龙等都是反毛份子；邓小平差点也要向鬼门关报到，你就明白在共产党统治下面，谁都没有安全，遑论自由，人权更无论矣。

我读过一篇大陆某诗人的诗，最后几句：「这里的河没有水，这里的人没有眼泪」。我读了不禁掩卷泫然，内心久久不能平息。想到大陆千万善良的人民，已经流干了眼泪，再没有眼泪，多么悲惨。

林佩轩弟兄年老思故乡，他写信问我意见。我对他说：「我们在外自由惯了，说话无遮拦，你回去了，随便说话怎么办？」他回信说：「我禁止我口不說話。」我覆信对他说：「那里的人没有不說話的自由。」他想想不敢回去了。

共产党成为我们的暴君，他还想利用我们的爱国情操，要我们卖命来保护他们的极权统治。有许多中国同胞，特别是海外同胞，被矇蔽了，没有分清什么是「中国人的中国」，什么是「共产党人的中国」，还被共产党利用，为共产党卖命，真是何等可怜。

我爱中国人的中国，我不能爱「共产党人的中国」。当我每一次想起共产党三四十年来，祸国殃民的罪行，千万善良的同胞被凌迟至死，把中国搞得一穷二白，科技落后外国三四十年。到今天仍然抓紧「四个坚持」，坚持他们的统治特权地位；没有民主，没有自由；魏京生因为在民主墙写大字报，到今天仍然坐在黑牢等死；我不能爱共产党人的中国，他们是极端的无神主义者，眼中无上帝。他们只有仇恨，没有仁爱；只有斗争，没有互助；他们直言不讳，最终的目的是把基督教消灭，他是我们的信仰敌人，我怎能爱他呢？

（二）爱教问题

爱教本来是一个十分单纯的问题，每个真实的基督徒，谁不深受基督宝血所买赎的教会，谁不热爱他属灵的家！可是在共产党的政策中，宗教要跟着政治走，爱教再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你所应该爱的不是根据圣经的教会，而是三自革新的教会 - 一个由共产党控制，变了质的教会。

(1) 三自「政治化」 --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教会领袖憬然于中国教会必须独立自主，才能够在中国土地上生根长大。因此通过了三自 - 自立、自养、自传三大政纲为中国教会长远奋斗的目标。

共产党来了，号召中国教会走上三自革新的道路。他十分狡猾地把一个纯洁的宗教目标，灌入了新的政治任务，要中国教会跟着共产党走，扮演反美拥共的角色。

自立原来意义，乃是中国教会应该独立自主，不再受外国差会的管理。给共产党歪曲了，变成中国教会一向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和特务，现在要跟美帝割断一切关系，肃清一切思想毒素，拥护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

自养原来的意义，乃是我们负责自己的经济需要，不再倚赖差会的帮款，外国如果因着弟兄的爱，给我们帮助，该款应由我们自己调度，不再由差会控制。给共产党歪曲了，变成中国教会过去是由帝国主义豢养，现在要拒绝帝国主义一切的假仁假义；过去接受过外国差会助款的，要通过控诉大会，控诉差会的经济侵略；凡过去教会接受过外国教会的助款，或者教会领袖以及教牧的薪金，与差会助款有关连的，要自我坦白、检讨，承认被美帝利用，照罪行大小，听候人民处分。

自传原来的意义是不再由外国宣教士负传教的工作，中国人要自己负起传教，建立教会的责任，使中国教会成为一个本色的教会。可是给共产党歪曲了，基督教过去所传的，都渗杂着帝国主义的毒素思想，现在必须纯洁思想，与美帝分清阵线，割绝关系。宗教是唯心论，新中国需要的乃是辩证唯物论；圣经所讲的创造论，不合共产党的进化论；讲灵魂，讲天堂，麻痹大众的斗争思想；讲爱心，讲温情，腐蚀群众的革命情绪。因此讲道，必须结合共产党的革命思想，有的地方讲章要先经过负责干部批准。在高压下，「无风已经三尺浪」，因此若干教牧，看风转舵，主日讲道再不敢按正意讲解圣经，只好看看干部的面色以求自保。

(2) 革新的政治行动 -- 共产党声称宗教有它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不能用行政命令把它摧毁，要用教育方法让它消灭。听起来觉得十分讲理，可是他们故意漏掉一句：「和利用一切政治手段，把它打击和消灭」。而且利用政治手段比利用教育方法更着重。

① 当大陆赤化以后，中共要教会联合起来，组织三自爱国革新会，他们强调中国的基督徒须要纯洁，与帝国主义割断一切关系。这时他们把原有全国基督教组织踢在一边，挑出吴耀宗、刘良模、江文汉等青年会不信派来带领并进行三自革新的工作。他们把教会内部对立起来，一派是教会的领袖，一派是信徒，分成两个阶级，由干部酝酿、教育、发动、组织控诉大会。经过检举、批斗，要教会的领袖、牧师，当众坦白，自我检讨、认罪，然后给他们种种侮辱、跪地、爬地、戴纸帽、脚踢、吐口水、游街、挑大粪，跟他划清敌我关系，送交群众监视、劳改，处罚种种。

「牧人被打击，羊就分散。」教会就在这种情形下拆毁了，共产党却洗着双手说，不干党的事，是信徒政治觉悟提高了，把教会坏份子肃清。

② 中共把全国的教会领袖，都纳入三自革新大会内面。威迫利诱，不肯服从的，王明道被隔离在山西。倪柝声被囚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贾玉铭、杨绍唐等为着保全工作，一时错觉，参加上三自组织，被利用瓦解全国福音信徒的信心，等到被利用的价值没有了，

就被踢在一边，（最近几期中信月刊拙口君的连载，可见其详）。中共就是这样利用三自来分裂粉碎全国基督徒的信仰。

③ 当朝鲜战事发生，抗美援朝，这时一切与美国政府、教会、商业机构有关的团体及商家，都被查封，美国传教士被集中囚禁。

④ 接着国内进行土地改革。中国大部份土地为农村，教会大部份也在农村。土地改革开始，教会奉命全部关闭。问中共土改与教会有何关系？共产党表示十分关心，他说，我们怕土改时，如果有地主到教堂做礼拜，或者躲入藏在教堂里，被农民追捕时，发生争端。为安全计，全部关闭，等土改完成后，才把教会归还。这种理由真是骗不过三岁孩提。土改完成了经过三十年，一再追讨，中共听而不闻。这是利用土改把全国农村教会关闭的诡计。

⑤ 基督徒学生或基督徒工人，每次开小组会议时，都成为箭靶子，他们必须联系思想，结合学习，挖清思想根源。学校星期日仍然进行小组学习，基督徒工人星期日需要轮值工作，叫他们不能聚会，就这样基督徒青年经不起长期的打击、折磨、践踏，渐渐灰心，以至失去信心。

⑥ 文化大革命原是毛泽东与四人帮跟刘少奇、邓小平等的高层夺权斗争。毛泽东利用红卫兵造反，破旧立新。这时基督徒遭受空前的疯狂斗争。想不到基督徒惨遭连根拔起，当朝那些三自头子也一同遭殃。并因此泄露了很多从来没有人知的大秘密。就如现在被派来香港专门向教会进行统战的李储文，原是上海国际礼拜堂的大牧师，也是全国三自会的秘书长，当他被红卫兵踩在地上时，他急忙供认他是共产党干部，是党派在教会里面卧底。红卫兵不信他所说，最后还是由上级党部证明。原来这位李储文在抗战以前，就由共产党派到美国读神学。回来后就在国际礼拜堂担任大牧师，大牧师原来是共产党干部，问你听了怕不怕？

这是三十分多年来大陆赤化以后中国教会遭遇的景况，有目共睹。神圣教会已经变质了，所谓「三自教会」，已经被政治渗透，被共党思想腐蚀，被共党牵着走，我怎能爱她呢？

大陆的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

文革像一阵飓风，搞得大陆天旋地转，其中遭灾最惨的是教会。教牧要再遭批斗，信徒如果家有隔宿之粮，或者国外有亲人，也难免遭殃。家中残存的圣经、圣诗、宗教读物，都要自动烧毁，如被查获，只要片言只字，就逃不了毁家之祸。在那时候看起来，教会已经面临绝境。岂知全能的神有祂的作为，「野火烧不尽」，毛泽东死了，四人帮倒台了，中共领导班纵眼四望，共产党给予中国大陆带来的灾祸太利害了，论经济一穷二白，民不聊生；论科技，三十年一片空白，落后外国三四十年，这时候他们高喊着：我们需要现代化，需要外国经济援助，科技援助；为着避免外国人戒惧，他们不再凶神恶煞，而是装着笑脸说：我们有民主，你看北平民主墙，魏京生不是在那里贴大字报吗？我们有宗教信仰自由，你看上海北平我们不是开放教堂，每礼拜挤满着做礼拜的人吗？

教堂重新开放了，这实在是神迹。更奇妙的，不但在大城市官办三自教会重新开放，而在乡村那些家庭教会，更如雨后春笋，不但老辈基督徒带着喜乐的眼泪回来敬拜（拉三

12)，而上百成千的青年人，也因心灵饥渴前来寻找神的话语（摩八 12），因此家庭教会会有极大的复兴。

官办三自教会重新开放了，家庭教会复兴了，一片大好景象，很多天真的外国教士，以及国外中国基督徒高兴极了，感谢上帝给中国带来宗教信仰自由，他们骇走相告，认为共产党转性了，从今以后中国教会将走上自由复兴的大道。

我常说，共产党说的真话，无人相信：说的谎话，却十足相信。不要说远，四十年来他们十百千遍欺骗我们，到现在我们仍然十足相信他们美丽的谎言。他们说的真话，告诉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消灭宗教，我们却不相信，总以为他们是在开玩笑。

共产党人认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毒品，既然是鸦片、是毒品，他能容忍宗教毒害他们的人民么？因此共产党人从不讳言，他们是绝对的无神论者，他们最终的目的就一定要消灭宗教。不过在现阶段，因着形势的需要，改变政策；改变政策并不是改变本质；政策乃是手段，可以随时适应。变色虫可以因着环境变色，但变色虫永远是变色虫。现象与本质必须分别，否则就犯大错。

中共把宗教政策放宽，这是形势的需要。可是现在网索已经渐渐拉紧了。

第一、起初让圣经入口，现在海关不像从前放宽入口了。

在北京印了一小批圣经来安慰海外的基督徒（特别是天真的外国传道士）。可是杯水车薪，离开实际的需要太远了。我有一位朋友到四川去，参加主日礼拜，聚会后对牧师说，我行筐里还剩有几本圣经，你们有需要可以送给你们用。那牧师很客气说，谢谢你，这边政府给我们够用的圣经。当您从大门中显示：您你还剩有圣经可以送给我们吗？我们实在太缺乏了。我的朋友把剩下几本圣经都送给他们，他了解那牧师是站在官方立场说谎话。

第二、当大陆继续把教堂交还当地信徒时，海外基督徒欢喜若狂。可是有多少人知道是要付出赎价的。

当你根据政策要跟他们取回教堂时，有的使用拖字计说：让我们请示上级。有的乘机勒索说：二三十年来是我们帮你们看守教堂，不然这教堂早就坍塌了，现在你要取回教堂，也应付给我们看守费（把教堂占用，还要收看守费）。有的乘机敲诈说：我们这地方现在正使用着，如果要搬走，必须另找地方，你们找个地方给我们用吧！我想上海北平大城市，要作板样用，大概不必付钱，小城市以及乡村，大都要付上一笔可观的费用。其实到今天为止，全国教堂归还的，只占一个小百分比而已，全部归还究竟要待何年何月日，只有拭目以俟。

第三、中共把「自传」解释为国内的人自己传，从国外回去的，无论是西教士、是中国人，都禁止向国人传道。而且国内的人向国内传，也有个限制，不准向十八岁以下的青年人传。小学生一进学校就要强迫灌输无神教育，辩证唯物论。讲宗教呢，要等十八岁长大了才准许。而且讲宗教也有地点的限制，必须在教堂内面，如果不在教堂内面，就算在家庭内面也是犯法。层层限制，你不要以为共产党给我们充分的信仰自由。

第四、上列这些比较起来，还算小事，最严重的乃是教会统一制，中共的政策乃是吧全国基督徒都一统在三自会下面，由三自会统治，如纲于网，中共只须抓起三自的头头，

大鱼小鱼，一条都不会漏网。还有，迫害教会的事，也可以推说是教会的自清运动，与共产党无干，这样就可以把责任轻轻推卸掉。

中共利用吴耀宗、刘良模、江文汉这群打手，把教会的负责人以及那些不肯投身三自运动的人，都赶入牛棚。他们正踌躇满志的时候，想不到天有不测风云，「炮打司令部」，转眼间这群三自的宗教新贵，都变成牛鬼蛇神，说来真是可怜。

四人帮塌台，邓小平复出，他要塑造宗教信仰自由的形象，准予教堂开放，这时三自会的大官小官也相继袍笏登台。另外一方面，当过去教会遭受破坏，特别是文革时期，有很多坚持信仰的基督徒，他们坚贞不屈，有的像但以理虽然在迫害中，仍然过着敬虔自守的生活，有的恍如罗马帝国时代的信徒，他们隐身在地下墓园之中，随时准备为道殉难。当宗教信仰管制放松了，这时候很多地下信徒都站立起来，他们美好的见证，带领着上百成千的未信者归主。所以一时信徒人数大增。这是大好现象，但却带进了官方的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的冲突。

三自教会以官方立场接收家庭教会，一方面可以壮大队伍，一方面也可以完成中共给他的任务。

可是家庭教会却拒绝不接受。第一、为着信仰问题，这些三自领袖，很多是不信派，投机主义，与基督全没有关系。「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能同负一轭」（林后六 14）。第二、他们认为这些三自领袖，就是过去主持斗争大会，带领公安同志抓人的人，他们出卖耶稣，满手是血，如何能够与这些犹太同心？第三、三自教会聚会时，除了许多节目外，还要报告政策，报告学习总结，政治味道太浓。家庭聚会的信徒，一到聚会就祈祷，就听讲道、或者听见证。他们只寻求属灵生命的喂养。他们到三自教会感觉到没有草吃。第四、他们怀疑三自教会是执行中共消灭宗教的缓进政策。他们要你参加三自会，这样一个个曝光，都成为他们监视的对象，将来政策转变，按图索骥，一个都不会漏网。第五、若干地方开放教堂，其实是名开实关的手法。以广东揭阳为例，该县城及周围的家庭信徒为数二千人，他们不开放可容四五百人的真理堂，却开放可容一二百人的世光堂。主日聚会时，家庭信徒要跋涉长途，已经大不方便，到达时挤满了人，无法参加聚会；而除了开放的世光堂可以正式聚会外，若在其他地方聚会皆为犯法。中共这种手法，岂不是抓紧网索，把教会一步步压缩，达到消灭的最后目的吗？

当三自教会与家庭聚会发生困扰时，丁光训曾在南京会议决议中，号召所有基督徒不论是在教堂里或在家庭里，凡是按照基督的教训，以心灵和诚实事奉主的，就都要同具一个心愿。在这里他也承认家庭教会的合法性。

我曾为着丁光训敢于说出这几句真心话大大喝采。可是后来听说三自内面斗争很剧烈，因为要利用宗教作为升官捷径的「希律党人」太多，丁光训所说的话被迫收回，也就是说，今天大陆除了国营的三自教会以外，家庭教会是不合法的。因为不合法，就该被禁止。三自会若干领袖再一次扮演犹太的角色，带领差役四出逮捕去赚取三十两银子。

过去最震动人心的，是浙江东阳迫害事件，以后在河南、在各地层出不穷，最近在大陆各地迫害家庭教会已成为普遍事件。在这里有一张李常受呼喊派的教友具结的悔过书，可以参阅。

(读友请注意，这里的「呼喊派」全名是「李常受呼喊派」，与我们一点没有关系。我们一九六三年有负担，一九七三年正式出版「呼喊季刊」，我们的目的是效法施洗约翰，唤醒信徒，预备主再来。)

李常受是倪柝声先生的弟子，近年来他们在聚会中常常大叫大喊，高呼「耶稣是主」或「哈利路亚」，有如示威份子大呼口号，来加强聚会时热烈的气氛。这是利用魂的冲动，混冒灵的火热。我们要小心分辨。

香港基督徒往哪里走

笔者不辞词费，把过去与当今大陆的教会情况细述，让读友对于未来香港教会的流向心中有数。

不要忘记，共产政权是无神的政权，他最终的目的是想消灭基督教。

不要忘记，三自会是中共所建立，所控制的国营教会。他的头头支的是中共的薪水、吃的是中共的饭，里面份子复杂，他们是中共利用来统治中国教会，赤化中国教会的机构。

不要忘记，中共为着维持香港的安定与繁荣，以免一九九七年接收的是「死港、臭港」，所以尽量大开支票，用以收买人心。他对教会也如此。三十年前中共怎样应许民主党派、资本家，怎样应许文化人、宗教界……等到金刚箍箍上头了，就原形毕露。当我们想到王明道、倪柝声、贾玉铭、杨绍唐、陈崇桂……这一大批神的仆人，一个个遭灾，还有万千忠心守道的神的儿女，他们的血还在那里哀鸣。我们需要特别警醒，不可放松属灵的装备。大牧师李储文已经负着统战的任务前来香港招抚；若干不信派、机会主义也已摇旗呐喊，出卖自己，准备扮演宗教新贵的角色。还有若干「属灵特务」，正奉着他们主子的命令，渗透香港教会，游说香港信徒，为中共的三自涂脂抹粉，来争取老实的基督徒归附。

不要忘记，基督徒的生活是属灵争战的生活。「众弟兄胜过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启十二11）。但以理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被掳在那邪恶的政权下面，他坚持信仰、忠贞不渝；另一方面他也保守生活美好的见证，不让敌人在他身上找到攻击的把柄（但一8，六4）。

尼希米也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身在书珊（代表世界），心在圣城（代表天上）；他每日所关心的、祷告的，是神的家，属灵的肢体。他不浮躁，安静在神面前；他不轻言牺牲，却全心为神牺牲；他不是祭司、不是先知，他只是一个神的子民，但他为神完全摆上，神就借着他把倒塌焚燬的耶路撒冷建立起来。

不要忘记，历史总是不住重演。主耶稣十二门徒，犹大为什么出卖耶稣？有人以为他是贪爱三十两银子。真是如此，为什么他拿到三十两银子后又丢掉了，出去吊死。犹大出卖耶稣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感觉到政治压力太利害，祭司长、长老谋害耶稣的风声日亟，他为自保，把耶稣出卖了，表明与耶稣割断关系，日后可以不被耶稣连累。三十年来，中

悔过书

我叫李从禧，女，现年38岁，住河池县镇关镇泥水大队，原系镇关镇基督教新教会的领导成员。

由于我学习不够，思想觉悟不高，八三年三月间，我在直接领导江道和和河南方提督的策划组织“呼喊派”骨干分子，与他们提供食宿与活动场所，在我家聚会，进行反动宣传，他们攻击“三自”爱国教会是“与共产党”、“混我教会”。攻击“三自”将来不属上天掌管等，使我上了当，受了骗，不愿接受政府的领导，违犯政府政策法令，另谋一途，做了不少坏事，说了不少坏话。

通过学习，使我真正认识到“呼喊派”是一批流氓反党分子在国内外反动势力为支持所策划下，利用宗教形式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动组织。我参与“呼喊派”的活动是严重违法的。在我的影响下，一些信徒也参加了“呼喊派”的会。

为了改正错误，教育群众，印《悔过书》一千份，张贴全县，以示悔过。我坚决退出反动组织，停止一切非法活动。并要经手揭发“呼喊派”骨干分子的不法活动，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

悔过人：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国有多少基督徒，多少教会领袖，为着洗清自己的关系，出卖同工，出卖信徒，走的正是犹大的道路。

还有彼得，他是英雄主义者，他大言炎炎，夸称一定为道殉难，与主耶稣同死，想不到言犹在耳，竟然在那使女面前，三次不认主。三十年来大陆多少信徒，自以为了不起，十分骄傲自是，睥睨一切，想不到别人还没有跌倒，他已跌得粉碎。

历史太多的犹大，太多的彼得。总要做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前车之覆，正是我们的鉴戒。

不要忘记，三十年前开始时，若干爱主的教牧，他们含羞忍辱，走着妥协的道路，目的在保护教会和羊群的安全。岂知一入了彀，便身不由主，只好赂恨以终。

不要忘记，但以理年少流落异邦，能够保守信仰，足见小时在家，他有美好的宗教教育训练。我们青年人背叛信仰，他的父母本来很热心，可惜没有注意年青的一代，结局父母栽种，儿女拆毁，言之痛心。

不要忘记，我们有本分当尽，不要因当前的纷扰迷失了方向。我们要趁着机会把福音传开，努力救人。我们需要帮助别人。我们是社会群体一分子，要尽光盐的责任。

不要忘记，我们所信仰的神是创造的神，统治宇宙的主宰；洪水虽然泛滥，祂的宝座安定在天。

不要忘记，现在是末后黑暗的日子，信徒要多读但以理书，可以加强信心；要多读启示录，叫你更加警醒预备，等候基督荣耀降临。

（三）移民问题

当一九九七的警报吹响，人心惶惶，有如惊弓之鸟，大家想移民国外以求安全。特别是从大陆逃难来港的二百万居民，更坐立不安。基督徒是社会一分子，受群体的影响，自在意中。

美国人的祖宗就是为宗教信仰自由，由欧洲坐五月花船逃难到美洲新大陆。门诺会信徒就是为着政治及宗教的自由逃难到北美洲，寻求自由与安全是人权的基本要求。为寻求自由与安全离乡别井，是值得我们同情与帮助的。

有人批评移民别国，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的表现。说这话的人，第一可能是对乡土有特别感情的人，这种人值得我们尊敬。第二，可能是受某种人所说服，认为移民别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因而人云也云。第三，可能他自己没有条件可能移民，正像小狐狸吃不到葡萄，就批评葡萄是酸的一样。

虽然如此，可是移民别国究竟是一件大事，基督徒必须小心从事：

（1）主耶稣在马太廿四章二十节，提到逃难，也提到祈祷。可见逃难，以及为逃难祈祷，并无不合。可是要逃难，应当如何为逃难的事祈祷，以免走错路。

（2）移民是一件大事，正像一棵树移种别处，影响十分重大。东西文化、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经济问题、政治环境、宗教情况，对上年纪的人，与及青少年一代能不能适应？都当小心考虑。我看过很多移民的人，有的人很容易适应，生活得十分愉快，前途大片光明；有的人不能适应，终日唉声叹气，怀念过去的好景，不肯为当前付代价，移民反成痛苦。

还有作基督徒的，有人在苦难中不但站立得稳，并且有如馨香的没药，越榨香气越发出；等他到那平安舒适的地方，物质文明的冲击，资本主义生活的享受，叫他变了质。他受得起烈火的熬炼，竟受不起物质生活的腐蚀，渐渐信心失落，贪恋世界，有如罗得在所多玛中失落自己。这样的人，对他来说，移民成为他永世的损失。

(3) 作基督徒的凡事要求主指引，行走在神的旨意中。一九五零年当我要回归大陆时，我有二位同工，一位从北方出来，他把实际的情形详细告诉我，劝我不可自蹈罗网。另一位她对我说：你要把自己的意见、道路交托主手中，主的旨意最好。后来我回去了，经过三年半惊险的日子，正如第一位同工所说的；可是因为主的带领，祂引领我经过死亡的幽谷，但祂与我同在，叫我经历很多信心的功课，属灵的造就，对实际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直到今天我并没有后悔。

这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神的儿女正像麦子一样被筛，被大力的筛：有的人站不住脚被筛掉，有的人失去信心被筛掉，有的人走上犹大的道路被筛掉。我们需要恐惧战兢，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永远记住「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马太十 28）。

香港基督徒与一九九七

吴恩溥

中英一九九七香港联合声明，已经双方正式签字，尘埃落定，倘若没有特别变故，一九九七年以后，香港的主权和治权将移转给中国大陆。

笔者前文「一九九七与香港基督徒」，认为签订协议以后，香港应有再一阵繁荣，这因为中共也好，英港也好，香港的资产阶级以及香港居民，大家都渴望安定与繁荣；香港必有再一阵繁荣，正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香港的基督徒为香港居民的一份子，大家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痛痒与共，休戚相关，正所谓「风雨同舟」，同一命运；所不同者，即香港基督徒多一层宗教信仰，在中共政权下面，势将较诸香港居民多一番麻烦与灾难。

众所周知，宗教信仰在共产党人心目中，是「人民的鸦片」，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共产党人对这些话，从不避讳，他们不但宣诸于口，而且笔之于书，认为消灭宗教是共产党革命目标之一。

就因此，一九九七以后，香港基督徒的命运如何，实为香港基督徒所迫切关心和担心。

香港丘恩处牧师在提及 1997 香港人的心态时，他列为五种：①乐观派；②悲观派；③一走了之派；④承担派；⑤鸵鸟派。

其实这分法有些勉强。一走了之派可以归入悲观派。为什么撇下家园，撇下多年奋斗的根据地一走了之，只因为对中共失去信心，悲观绝望，迫不得已，只好一走了之。承担派可以归入乐观派，因为对中共有信心，认为前途一片好景，可以创造局面，因此乐意承担，图谋大事。

因此照我的看法，只有三派，一为乐观派，无论他有事实根据，或者不过是出于天真或幻想；二为悲观派，无论他有事实根据，或者只不过是出于杞人忧天，或者是吓破胆的惊弓之鸟；三为鸵鸟派，闭目不看现实，掩耳不问是非，就算大祸将至，仍我行我素，一切认命。

究竟这三派看法，哪一对哪一派不对，答案并不简单。这因为决定行止，有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有人只计利害，不问是非；还有人却利害与是非两者兼顾，正如某主日学生所谓「今生作财主，来生作拉撒路」，君子不吃眼前亏。

其实以今日而论，计利害者比比皆是。老底嘉教会第一个夸口乃是「我是富足」（后三 17），以财富自炫炫人，以利害得失为行事处世的标准。

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劈头就问：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其有以利于我国乎？孟子大发牢骚，责他不够君子，君子之道是只谈「义」不谈利。

孟老先生未免太迂了！举世滔滔，谁不争权夺利？世人如此，教会还不如。信徒如此，牧师站在讲台上，责备信徒贪爱世界，其实他心里盘算的还不是「世界」，只因没有

世界可以让他贪爱，就狐狸大骂酸葡萄，等有一天，世界到他跟前可以让他爱，那时候什么伎俩也可以出齐，来争取发财发达。

其实利害与是非，不但是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也是神儿女讨神喜悦，或者讨好世界的试金石，只是被人忽略罢了！

历史叫人寒心

历史不断地重演，前车之覆，后车之戒。「陷阱在此，来车止步」。虽然如此，但世人仍如飞蛾扑火、前仆后继，甚至神儿女也如此。一部新旧约圣经，内面多少成功与失败人物，可作殷鉴，但有那几个肯注意 我们今日所看见的，第一，有人不读历史；第二，有人虽读历史，但不吸取历史的教训；第三，虽有覆车的鉴戒，但有人存着自大狂，「众人虽跌倒，我永不跌倒」（太廿六 33）。有人存着英雄主义。认为此时正是赴汤蹈火，表现忠贞的时候；有人存着机会主义，认为此时正是浑水摸鱼，飞上枝头发达的机会；有人存着侥幸心，认为只要圆滑，见机行事，就可以逢凶化吉.....。

就是如此，所以历史不住地重演，世事如此，教会事也如此。

三十年前，北京政治协商会议上，共产党自我批判，认为过去犯了左倾幼稚病，今后一定痛改前非，表演维妙维肖，差点要流下眼泪。可是三十年来，自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 运动一个接一个，从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鸟争鸣，阴谋变为阳谋，再来个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千万人头落地，还好老毛死得早些，邓小平死里逃生，「咸鱼翻生」，把一切大小罪恶都归到四人帮头上，现在再来个「四个现代化」、「一国两制」，一九九七以后再加上五十年，美丽的谎言，哄得香港人心花怒放，以为共产党真的变性了，从此可以安然过着资本主义享乐的生活，基督徒也高唱赞美上帝，今后信仰自由，再没有宗教迫害的事儿。

倘若真是如此，那正是笔者日夜馨香祷求的事。

不是笔者吓破了胆，信心破产。让我们睁开眼睛，过去历史不说，就说现在的吧！

近几年来，中国稍微放手让人民自耕自作，整个大陆已有欣欣向荣的气势。回归大陆探亲的人，都认为跟以前大有不同。这是真的，为什么现在跟以前不同，我常常说中国人最勤俭、苦干，最有智慧，只要共产党不干涉，让他们自由发展，不够几年，大陆就会达到丰衣足食的地步。刘少奇给他们三分自耕地，今天邓小平稍微放松一点，整个大陆就有急剧的转变。不知者以为是共产党的功劳，其实错了，只要共产党不干涉，靠边站，中国人民就有办法。共产党死执马列主义的死教条，对于工农一窍不通，偏要外行领导内行，怎不触礁，带给中国人民大苦难。

可惜邓小平只见一半。他眼见共党统治中国三十年，换来的乃是国贫民困，一穷二白，因此放手让人民自己解决。可是他的脑筋仍被马列主义的死教条拴住。据最近报告，中国的内部文件（这些文件只给高级干部看）指出，资本主义永远不准在大陆生根，私有财产制度，最后一定要消灭，今天各人所拥有的一切，将来一定要公有共产。这么说来，今天中国的放松，只不过是暂时性的，最后大家还是要走回头路，重过悲惨的日子。

这些话我认为可信度很高，因为中国的宪法，还不是坚持四个坚持么？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既然坚持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还容许你拥有私有财产，过着资本主义生活么？既然坚持毛泽

东思想，「毛泽东」阴魂不散，他还容许你背叛马列的教条么？这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所谓「一国两制」，乃是此时此地为了挽救香港人的「三信危机」的空头支票而已。更何况所谓一九九七香港联合声明，只不过是中英双方的联合声明；"声明"有没有法律效力？加上解释权属于中共，怪不得有人问英国外相，这声明有没有法律约束力？倘若中共不守诺言又如何？他也只好耸耸肩说，中共若不守诺信，他也没有办法。

这就十分清楚给我们看见，「一九九七中英联合声明」，它的基础不是建立在法律上面，乃是建立在信心方面 - 相信中共不食言；这也怪不得有人认为邓小平如果伤风感冒，中英联合声明也跟着大打喷嚏。「联合声明」是否可信，见仁见智，也只有让大家自己决定就是。

笔者所以不嫌啰唆，就是要弄清楚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九九七关键性的文件，既然缺乏法律的约束力，一旦人事改变，信心翻觔斗，声明就成为一张废纸。那时中共对香港既然有主权也有治权，谁说话谁就干涉内政，香港前途如何，不卜而知。其实「声明」起初叫「协议」，协议是双方的协议约定，还有一点点法律的约束力，最后中共坚持改为「声明」，也可以看出中共存心何在了！（最近中英双方把这声明，在联合国登记，不知的人以为从此有约束力矣。其实只不过是立此存照，在国际间没有法律效力的。）

基本政策与战略运用

香港基督徒对于一九九七的态度，乐观、悲观，或是鸵鸟，将由个人自己作决定，可是有几件事却不能不知道：

第一，中共的宗教政策，最终为消灭，现阶段乃为控制。为着配合现阶段的政治情势，争取全世界民主国家支持四个现代化，他们不惜利用怀柔 - 渗透 - 分化 - 压制 - 打击，不同的手段，一步步以达到消灭的目的。

中共统战部利用「三自会」，「以夷制夷」来控制基督教，上文已说过，这里不赘。三自会的头头为丁光训。丁氏是圣公会的主教，曾在美国留学。他太太曾在女青年会任职，十分左倾。当丁光训在美国留学时，他太太也来美国伴读，曾利用各种机会在各处进行左倾活动。丁氏在党里面不但日子久，历史深，地位也高。当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特派专机到南京把他载走隐藏起来，不让他落在红卫兵手中，周恩来看准将来要利用基督教作统战的工具，来争取世界各国的基督徒，他的深谋远虑，实在令人惊叹。

大家都知道上海国际礼拜堂的李储文牧师，早就是共产党员，由党派到美国读神学，回来后在上海作大牧师，如果不是红卫兵把他抖出来，谁知道他是共产党派来基督教里面卧底的一位大特务。以李储文的重要性，周恩来没有把他藏起来，以至落在红卫兵手中暴露身份，而对于丁主教，周恩来一早就把他藏起来，丁主教的重要性也就十倍于李储文。李储文今日官拜香港新华社的副社长，丁主教的地位多高，也就可以想知了。

共产党利用党员作主教、作牧师、作教会的领袖，来渗透和控制教会，执行党的政策。三自会从表面看，是基督教三自爱国的组织，可是它的本质，乃是共产党利用它来控制基督教的工具。

也就是如此，四人帮倒台后，大陆有三自教会（官方教会），家庭教会（民间教会）。初期丁主教承认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一样是心灵诚实事奉主，不能说他们不合法。可是后来丁主教把这话收回。为什么？如果让家庭教会继续存在，党就不能借三自会控

制全国基督教会，三自会也就无法执行党的控制政策了。因此今天中国大陆已经压力越来越重越紧，若干地方的家庭教会若不加入三自教会，就要遭受取缔、拘捕、迫害。

今日大陆加紧两面政策，一方面对家庭教会加强压力，迫使他们归入三自教会，以利控制；一方面对外国抛出更多的笑脸，近来丁光训邀请葛培理明年前往大陆访问讲道，以及允许圣经公会在国内设厂印刷圣经，就是这政策的灵活运用。

近来中国信徒向中共领回若干教会，他们公开呼吁海外基督徒寄钱支持，数十万，数百万。另外一方面大陆不准国外教牧回去讲道，他们也强调香港训练的神学生不准回大陆从事传道工作。为什么只要钱不要人，个中奥妙，也可以想知。

有人说，我到中国大陆参加主日礼拜，牧师讲的道很纯正。这话是真的，可是你不要忘记，主日讲道那些牧师大都是老头子、有的六七十岁、有的已经八九十岁，这些老牧师过去接受的神学训练，乃是基要派的信仰。大陆赤化之前，他们已经负起牧养教会的责任。经过共产党三十多年的无情迫害，有的已经跌倒，这些站立得稳的，他们的信心受过火炼，今天的见证也就更加属灵更加坚强，这些人并不是共产党时代训练出来的。有人担心这老一代的牧者过去了，新一代在那里呢？今天南京神学院，他们信的是唯物论，主张的是解放神学，他们造就出来的人才，是否将成为共产党在教会里面的代理人？实在令人担忧。数年前有人进行差派教授到国内神学院帮助训练神学生，国内不接受。我有一位朋友，出身是美国名校的博士，他有心到国内主讲社会科学，宗教比较等门课，学校接受了，经费有着了，可是大陆政府覆信，主讲这些课必须是共产党员，你没有资格。今天中国的神学教授，是否个个必须是共产党员，想起来不免寒心。

为着配合四个现代化，大陆不断唱出自由民主的调子，也不时吹出攻击宗教的老调，实在不大配合。细想起来，这是共产党的聪明处，立字存据，免得将来党拉紧网纲时，你们怨怼失望，以为党欺骗你们；党并没有欺骗你们，乃是你们一厢情愿自己在作白日梦，消灭宗教乃是党的基本政策，只是为着配合政治，现时放松而已。

基督徒要谨慎警醒走正直的路

第一、香港基督徒今天应该做什么？今天香港的宗教界、正像三四十年前国内解放初期的基督教界一模一样，那些新派（其实是不信派）正在大唱认同，大唱爱国，希望在新主人下面成为新贵；那些旧派（保守派）为着讨好新潮流，正在设法把那些不合时宜的东西尽力砍削，撤退信仰防线，希望能够得着共产党的谅解，可以保得住命根，维持工作；那些潜伏在教会里面的左派分子，正踏着各种不同的步伐，为建立官方教会努力；那些信仰固执份子，却大唱从礼拜堂撤出，退到家庭里面去，走使徒行传的路线，这些人大概以为在礼拜堂内共产党认得出，分散到家庭里面去，共产党大概患着色盲认不出来，可以让他们继续聚会。还有些识时务的「俊杰」，到处为共产党作说客，麻痹信徒的警醒心理；还有不少从大陆出来的宗教特务，这些人熟读圣经，满脸属灵的样子，个个大有来头，不是宋博士的信徒，便是贾玉铭的学生，甚至与王明道同坐监牢，大作受苦的见证，怎样为主受苦难，被四人帮所迫害，故事可以任意编造，眼泪和钞票就要你付出。热心参加查经班、祈祷会、探访队，来争取当地信徒对他的信心，以后一步步渗透分化，冲淡信徒们的戒心，来达到他们诡诈的目的。

面对这些不同的人，听见这些不同的话，真叫信徒左右为难，进退失据，不知怎样是好。

爱主的人阿！不要忘记，第一要做醒祷告，不要轻易动心，求主给你分辨的灵，哪一头是属主的羊，哪一头是披着羊皮的豺狼；哪一个是神真正的仆人，哪一个是伪装的光明天使。最紧要不但要听、而且要看，小心的看，不要以耳代目。以撒不是说，手是以扫的手，声是雅各的声么（创廿七 32）？可惜他眼睛昏花，仍然被欺骗，圣经特别告诫我们，对于传道人要看，要小心的看；不是看他一天二天，乃要不住的看，看他结局（来十三 7），这样才能看出他的狐狸尾巴来。今天正是群魔乱舞的时代，不小心，你就会坠入撒但的陷阱。对于周围的弟兄姊妹也要小心的看，免得给伪装的豺狼吞下去。

第二、要恐惧战兢，存着临深履薄的心。倘若彼得曾三次跌倒；倘若贾玉铭、杨绍唐也上了假弟兄的当；倘若王明道受不了疲劳轰炸，做过现代彼得。我是什么人，如果不是主恩托住，主爱怜悯，又怎能站立得住？因此不可骄傲自恃，也不可灰心丧志，因为主必赐恩谦卑人。

我们一面要站稳信仰立场，一面要清洁自守。但以理因为「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对神无辜，对人无过。虽然被陷害投身狮子坑，但内心坦然，勇往直前，人可以布置陷阱害他，但大利乌王可以给他作见证，狮子群可以给他作见证，亮节清风，千古凛然。

第三、前文我已说过，今天摆在香港人面前，最大问题就是「移民问题」。移不移？移到那里？移后如何，不移又如何？这是一串大问题。最重要是求神指引道路。圣经有两条路线：

（一）是摩西的路线，他把选民从埃及带领出来，连一蹄都不留下（出十 26），因为埃及的信仰迫苦，没有办法忍受，千辛万苦，任何牺牲，都要离开，过着信仰自由的生活。

（二）是但以理的路线，他们在巴比伦，波斯的政权下，含辛茹苦，在核桃夹中过生活。读但以理书、以斯帖记、尼希米记，你可以看见他们「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罗八 36），那种生活多痛苦、多难受。可是神既然把他们摆在那环境中，神既然要他们承担前人的罪过（但九 8），他们只有噙着眼泪，接受摆在面前的事实，愿意在烈火窑中活出见证的生活，愿意在荆棘丛中散放百合花的馨香，在那邪恶的时代中，作神的活见证。

我们每一想及在香港的弟兄姊妹，每一想及一九九七转眼即将来到，除了祈祷中为他们举手，还能作什么呢？除了祈祷关怀以外，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不是没有话说，乃是没有资格说：我们不敢伤弟兄的心，我们只有遥远地给他们祝福，愿上帝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指引他们走平安的道路。

总要做醒，免得入了迷惑

王国显

- 與香港的基督徒交通有關一九九七的問題 -

一九九七的问题，的确是带给居住在香港的人很大的冲击，在香港的基督徒也没有能置身在这要来的大变动以外。但是作为真正认识神的儿女们，该是如何的去面对前面要来的大事呢？是像常规人去通过各种的办法，来应付将要发生的局势呢？还是在环境的催促下，诚诚实实的回到圣经里，按着正意分解神的道，从而看清楚该如何站立，肯定教会所该持守的，仰望神的帮助，在艰困的环境中，显明神的见证呢？

今年夏天，笔者在香港度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些基督徒和在基督教有名望的人当中，看见和听见的一些事物，叫我不能禁止自己不把心里的话，向在香港的神的儿女们有一点交通。事情必须要从香港的「基督徒关心教会前景小组」在一九八四年五月所发表的称为「信念书」开始，再而说到「香港基督教会有关宗教自由声明」，并「香港基督徒北京访问团」的活动。不管是那一点，对笃信圣经是神的话的基督徒来说，都不是他们所能接受和所该接受的。

先从「信念书」说起，虽然「关心教会前景小组」已在五月二十日宣告解散，但「信念书」对教会的不良影响还是流传着。「信念书」要启发基督徒反省，要作「香港教会未来的见证指标」，有这样的抱负的精神是可嘉的，可惜「信念书」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根据人的思想来作推论发挥，而不是根据圣经的真理，来给神的儿女指明方向。

塑造历史的问题

「信念书」一面说「神是... 掌管历史的主宰」，又承认「不论在任何社会政治环境下，都应应以圣经为我们的信仰，生活及事奉的最高准则」，可是在「信念书」的本身注释中，我们所看到的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使人觉得「信念书」只不过是一些口号，甚至是一件「政治性的装饰品」。不错，「在圣经中，神的启示与历史往往是连在一起，不能分割的。」但是我们不能不再问一句，究竟圣经中的历史是甚么历史，那历史的范围又是什么？我们必须指出，圣经中的历史都是和神的子民发生直接关系的。神在历史中所作的，是根据神的目的，就是人与神的关系正确的调整，在这个目的以外，神没有给我们看见祂要塑造历史，更没有叫我们与祂一同塑造历史。神既是「掌管历史发展的主宰」，就不需要激动人的「历史感」要去塑造历史，而是要人跟上祂的目的。我们总要记得，人并不是地的主人，如今地虽是服在那恶者的手下，但地的真正的主人还是神自己。因此我们不该伸出乌撒（人自己）的手去替神「塑造历史」。为「我们的邻舍」和「我们自己」「一同塑造一个美好的前途」。如果要我们自己动手去塑造，神怎么可以再是「掌管历史的主宰」呢？

政教分离的问题

政治与教会要分离，虽然有一些人还是喜欢要辩论，但是真诚尊重神的话的人，都会知道政教分离是圣经的真理，教会在属地的事务上是不担当任何角色的。「神的物当归给神，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这一条分离的界线是十分清楚的，一点也不含混。我们的主也明明的说：你们不属世界。」（约十五 19）又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约十八36）「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西三2）圣经中还有许许多多明显的话，让教会知道地上的事务并不在教会的范围内。在这一方面，基督教在历史上一再的偏离神的话，犯了数不清的错误，如今「信念书」又有意的要把教会导向这一方面来，要教会「在社会中应扮演先知的角色，并积极的策励政府...」这就是把教会导向干涉政治的活动中。

廿世纪初的「社会福音」运动，那些「不信派」的人开口是「扮演先知的角色」，闭口也是「作时代的先知」，这些「先知的口号」沉寂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在普世教会运动中又死灰复燃，没想到一些称为信仰纯正的人物，也应声「先知前，先知后」的呐喊起来。他们忘记了，先知是神向祂的百姓说话的人，说话的目的是使人归向神，就是以利亚所作的，也是要神的百姓归向神，亚摩司的讯息更是要背道的子民悔改归向神。君王才是政治的角色，先知并不是政治的角色。教会若要扮演先知的角色，那也是领人归向神，却不是卷入政治的漩涡中，更不是鼓吹解放神学的工具。

与不信派合一的问题

若是真实的确立圣经的权威，决不能说的和作的不一致。圣经明明的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林后六14）「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加一8）「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分。」（约二书10~11）神的话是这样清楚的嘱咐神的儿女要和不承认基督的救赎的称为「基督教领袖」的人分别，我们若是真的确立圣经的权威，应当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小小的一个城市（注：指香港），却有这么多的宗派，宗派间的彼此合作可说是绝无仅有；还有福音派和普世派的对立（现在情形改善多了。）」教会的合一是对的，但不信派却不在合一的范围内，也不是合一的对象，相反的，正是要分别的对象。「信念书的注释」却为此感到欣慰，不能不叫人怀疑圣经的权威是什么，怎样才算是确立圣经的权威。事实上，「信念书」是确立「神学」的权威，而不是确立圣经的权威，看重神学家的说法，过于圣经本身的所说。

对《信念书》的总评

上面所提到的，只是从「信念书」中找出几个比较大的点来看看，还不够作全面性的商榷。但是从原则看来，也可以说是全概括了。这一些热诚有余，而对圣经不够全面信服的基督徒，再加上经验上的缺欠，（原谅我这样说，因为事实是如此，他们只是用在书本上所得的西方政治理念作一厢情愿的期待，而不认识他们的对手的实情。）所以产生这种心思是不难理解的。他们所要维持的，是眼见的基督教的组织和工作，是现存的宗教活动与内容，而没有领会神所要得着的是自己的见证。历世历代以来，人都是看重工作过于见证，从这心思产生了要因环境而追求创造新的教会模式。

教会只存在真理和原则的问题，模式的问题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有当教会变质成了属世的社团时，才会产生模式的问题。远从使徒行传的教会看，近从中国上的家庭教会看，都是说出教会是在圣灵的引导和运行中建立起来的，绝没有让人先创制一个模式，然后让众教会去跟从。

总结的说来，「信念书」完全是人的意见代替圣经真理的产物，虽然引用了好些圣经，但却让人的解释，盖过了圣经原来那样明确又简单的真意。可是发生的难处并不在这

里，而是它所带出的果效。说得清楚一点，就是叫基督徒在属灵的争战中，自己解除自己的武装，瓦解了教会争战的能力，这一点才是最严重的，在下文再作深入的说明。这样比较起来，它本身的内容自相矛盾的弱点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宗教自由声明

八月三十一日，由八十四位香港基督教的有名望的人出名征求香港各教会响应的宗教自由声明公开发表了，也把该文件送交新华社转交北京。他们以为借着这文件向未来的政权「显示教会在基督内的团结」，为争取政治上的发言权。先从人的观点来说，这一份声明本身就是一件政治性的文件，他们既然要求政权不要干涉宗教，而他们现在所作的正是以宗教去干涉政治，这正好给政权有理由去干涉宗教，因为是宗教先干涉了政治。

回到了教会的属天性质来看这一件事。从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直到今天，真正的宗教见证和历史，都是在没有宗教自由的光景中度过过的，基督徒用血和泪写下的教会历史的宝贵意义就是在此。地上的人反对主，主并没有要求人停止反对，祂依旧是默默的照着父的定意作祂所该作的。历代的圣徒也是如此，他们并不要求人的谅解和同情，他们表明他们所信的，世人同情或不同情，决不成为他们事奉敬拜神的依据。世人即使是极猛烈的反对，他们还是相信并跟随主。在最近这几十年来，中国的神的儿女的站立，该是我们的激励。过去的圣徒若是只求宗教自由，恐怕我们今天也没有福音可信了。「宗教自由声明」实在是没有意义，而且是多余的。

叫人难以理解的，就是在联合邀请各教会联署宗教自由声明的人中，竟是纯正信仰的领袖们和不信派的代表人物一同发起。我希奇这些纯正信仰的领袖们，会不知道主并不接受不信派的事实，他们和假先知们一起为教会的前途大发热心，这事在他们里面的圣灵怎么能过得去呢？主的权柄又给摆放在那里呢？如果说这是关乎人权的事，不必把真理的原则搬出来，若是这样，是否应该把佛教，道教，回教..... 一起都邀请来联署，这宗教自由声明不是显得更有力么？谁要去回答这个问题呢？

北京访问团

九月六日至八日，香港基督徒访问团在北京与政府官员交流意见，当面表达宗教自由声明的内容。据路透社在北京发出的报道，说，姬鹏飞表示允许香港教会享有宗教自由，并由香港本地教会处理教务。又说「香港和大陆的宗教将立于平等地位，谁也不从属谁。」表面上这表示好像很开放，但事实上是怎样呢？且看八月五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杨静仁，和丁光训那一些人的讲话，香港的基督徒照着圣经的吩咐作的，不是都给他们加上政治的罪名吗？再看过去李储文等人所作的，谁敢保证香港教会没有像李储文的人在篡夺教会的管理权呢？若是这样，香港本地教会处理香港教务并没有意义，就像今天中国大陆上的「官方教会」一样，只能充作「宗教自由」的橱窗。

那不过是一个圈套

近十年来，香港的基督教的圈子中，接连的出现了一些运动，从「认（同）祖（国）」到「社会关怀」，到「信念书」，「宗教自由声明」，直到「北京访问」，这一些事务彼此间是有着一根相联的线，而这个相联的背后，又是一根呼之欲出的线在牵着，

许多天真的基督徒都不领会这一个，还以为这是正义和人权，参予在其中是责无旁贷。许多的时候，美丽的言词的背后，却是一个坑人的圈套。

就拿北京访问团这事来作个说明吧！在香港的基督教的圈子中已经是公开的事实了。有一位姓林的牧师，常常进入香港新华社的，中共方面要向基督教传达什么消息，就通过这个林牧师来进行。这次北京访问团就是这样安排出来的。访问团的成员是被邀请的，而不是各人主动参加的。了解其中的经过，也就明白了访问团只是成了给政治利用的工具，一面是安抚香港浮动的民心，一面是为中共在国际间制造自由开放的形象。

但是对基督教来说，那会是一个有计划的圈套。中共统治中国这三十多年里，经验使他们深知，要真正的笃信基督徒接受他们无条件的管理，来达到消灭宗教的目的，一定要使基督徒离弃圣经的真理。三十多年来，在中国的神的儿女们，他们在极艰苦的境况中仍然站立，就是持守着教会不接受以政治为内容的活动，也不肯放弃圣经的真理来与不信派联合，他们一心一意的要持守着教会的纯净，几十年如一日。为要使香港的基督徒在不知不觉中去拆毁自己的属灵防守线，自动的去解除自己的属灵武装，他们安排了这一个圈套，你一进去了，以后你就没有说话的余地，也没有条件保守教会的纯净，因为是你自己破坏教会的纯净，是你自己先走进政治的活动里，是你自己先向不信派联了手，到了这个地步，你只好乖乖的给人弃着鼻子走。当年的倪柝声、敬奠瀛，贾玉铭,..... 这些弟兄的遭遇，该是香港基督徒的借镜。

后语

神的见证绝不是用人的热心和办法来维持的。见证并不等于工作，维持了工作并不是维持了神的见证。在香港的基督徒现在所要作的，并不是神学的反省，而是回到圣经中，在真理里作反省。现在正是时候来测验香港的基督徒究竟是跟随主走，还是跟随人走，也正是时候把眼睛从人的身上转回到主的身上，更是时候脱离以人的道理和解说作生活的态度，重新建立单纯以神的话作我们行事为人的依据。

主给你有心意要在香港为真理而站立，就该在真道上更深的扎根，在与主的交通上更紧密的和祂亲近，没有实在的经历主，甚么好听的道理和智识都不能保证你能站立在主的一边。若有人感到压力太重，自己也承担不来，你就不要凭血气之勇，硬着头皮去苦撑，尤其是那些有名望的人，与其将来受不了压力而又不甘心情愿的作了犹大，倒不如及早离开这是非之地，免得叫人利用了你的地位和声望去伤害了弟兄姐妹的良心，造成他们对主的拣选的难处，也叫教会有难处。这样作不能看作为自己打算，因为主也是这样的告诉门徒，「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就是保罗也曾在大马色城墙被人辇下去而脱离人的手。这些并不是可耻的事。留下坚持的站立是为主，离开而不使自己作犹大也是为主。总之是要做醒，不受迷惑，不凭血气，也不受愚昧的爱心所辖制，单单的随着主的管理继续前行，也在神的真道中站住。神的喜悦和同在才是我们的力量，正像祂在历代的圣徒和现今的中国神的儿女身上所显明的一样。

一九八四、九、廿一写于旧金山

中共利用三自向国外基督徒敛财

吴恩溥

不久前，曾在海外报章读见中国教会向海外募款，惟语焉不详。近阅香港出版的《守望中华》（五月份），「中国与教会」（五月份）有较详细的报导。据守望中华消息：

「三月廿一日丁光训主教在香港公开宣布『爱德基金会』的成立，无论是国内与海外、宗教与非宗教、个人与团体，均可在经济上支持基金会，并且表明该基金会的目的有三，即以海外的人力物力去：

- ①协助国内年老、伤健人士等的需要（健字是否残字之误？）；
- ②支持国内外语及专业方面的培训；
- ③协助国内印刷圣经，基督教书籍及其他教育性书刊。

又新闻：三月二十一日，基督教协会副总干事韩文藻发表「爱德基金会」正式筹备成立。目的是促进中国的卫生，教育和社会的服务事业。由中国基督徒发起，基金会的经费和资源将来自国内与海外，宗教与非宗教，个人与团体等方面。

「由于考虑到在中国对人道主义服务方面需要更多的关注，基金会准备对那些未有足够经费的机构提供帮助。

「基金会关心三方面，（一）在社会发展方面起积极作用。（二）基督徒参与能更为中国广大人民所知。（三）加强普世教会资源的共享与国际间人与人的关系。

「目前正筹备两项工作，一是支持南京一所研究儿童心理卫生的中心，另一项是通过海外教育和其他机构，为没有外国教师的高等学校，招募教师。

「基金会是一种独立组织。韩文藻说，不会为教会经费向海外求助。这项创举并不表示中国教会已背离三自原则。」

三種不同的反映

看了这则新闻，大家反映意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是极端乐观派，十分高兴，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进一步敞开门户，让海外基督徒有机会参与中国的社会工作。当前形势正是大好。第二，是审慎乐观派，他们对三自会设立「爱德基金会」真正的动机是什么？真正的目标？表示迷惘。海外基督徒回大陆，不准参与传道工作，甚至香港造就出来的神学生，大陆当局也不肯认同，在「自传」方面，把我们当外人看待，但在外汇方面，却欢迎我们多多益善，更多的捐献。第三，是悲观派，认为又是大陆当局敛财的新手法，借着三自会利用「爱德基金会」来向海外华人基督徒募捐，并通过宗教信仰的关系，向世界基督徒要钱。

大陆自邓派当权，为着加紧四个现代化的步伐，争取国外资金，这时对于来自国外的西教士及基督徒，采取笑脸政策。第一，西教士和基督徒携带圣经入境，或数十本，有时数百本，都眼开眼闭，让他们带入，不予干涉。第二，把各地没收的教堂发还，开始在上海各大城市，以后及于乡镇，一时海外信徒，惊喜若狂，认为共产党变性了，再进一步

宗教信仰一定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为共产党说好话，并把过去一切的罪行，都堆在四人帮身上，以为从此天下太平。

可是时间是最好的考验，假面具渐渐拆穿，真相越久越清楚：

准许携带圣经入境，早成过去。照近来情况，带一本二本，有时可以闯关，有时不准带入。某牧师自带一本却不准入境，跟他交涉，准许存关，出境时带回。从前邮政寄递，可以入境，现在却全部退回。

以台湾间谍罪被枪毙的李约翰，就因为多方多次运送圣经入境被捕获，就被利用政治罪名送上断头台。

目前准许美国圣经公会，在大陆设厂印刷，表面看起来，是好消息。可是既经设厂印刷，以后再也不准带圣经入境，理由就冠冕堂皇。而且设厂印刷，未必全部印刷圣经，据云「该厂由基金会拥有、管理、监督，该厂将优先出版圣经，新约和其他基督教刊物，但也可印行符合基金会宗旨的其他出版物」。这个印刷厂设备现代化，创办经费全数由圣经公会负责筹募。将来只要中共有需要，就可借口，第一，出版的圣经已够用，或者别种出版物有紧急需要，你们基督徒是讲「爱心」的，应该让别的印刷物出版。

这不是笔者信心破产，三四十年来教训实在太深刻了，怎能不叫人大胆怀疑？就如教堂开放，开始时真是人人狂喜，可是慢慢便发觉里面有蹊跷。第一，教堂被占用三四十年，现在物归原主，应该追回租金才合理。大陆政府归还侨产时，自动退回租金，为何归还教堂不还租，岂不是待遇不公平？第二，不但不退回租金，甚且死赖不还。有的说我们帮你们看守三四十年，应还我们看守费用？有的说我们设工厂，作货仓，你们要找一个地方让我们搬。强词夺理，信徒只有任由他们剥削一番。所以每座教堂交回，都需要付出一笔费用，还要感谢共产政府的照顾。取回来的教堂，有如回家浪子，衣衫褴褛，面目全非，要海外信徒寄去大笔外汇，让他们修理，汕头锡安堂据说需人民币一百万元，数字多么可惊。

最近潮汕内地官塘，大陆政府把教堂归还，当地信徒真是欢天喜地，急忙要海外信徒捐款修理。当海外信徒回归勘察，觉得年久失修，不如重建。几经讨论，估价十一万人民币重建。正要鸠工拆建，这时海外信徒突收到统战部来信，要求把人民币折合港币在香港交还，至于工程由统战部通知工作大队承包。听起来似乎十分公道，事实却大有蹊跷。原来今天在香港付人民币十一万，同额在深圳可得人民币廿二万以上。中共这一插手，十一万就变成廿二万，袋袋平安，数字可惊人呀！

中共像一个巫师，能够点石成金。这些破旧的乡村教会，一经施法，马上财源滚滚来。

我推测今天内地一间教堂重修或重建，从几万到几十万甚至百万，中共政府将更多交回，一方面可以大得其利；一方面还可以博得海外基督徒的好感，真是名利双收。将来情势一转变，再来个「文化大革命」，所有教会产业大小没收，那么今天海外基督徒岂不是筹款给中共盖建工作大楼吗？

注：据最近消息，只要有外汇，大陆被占的教会皆准许归还。这是利用归还教会来勒索海外信徒的外汇。笔者的推测，不幸而言中。

海外信徒被迫走上死角

或者有人批评笔者，误会中共好意。哈！哈！中共交出教堂全出好意吗？如果真出于好意，第一，应当无条件交还，不能借词勒索；第二，应当付还租金，如果侨产付还租金，教产也应付还租金；第三，不但教堂要交还，教会被没收的教产，包括动产与不动产应当一律交还，这才表示中共出于诚意。可是直到今日，交还的教堂只占全国总数一小部份，而教会财产，仍然给中共霸占，这难道不够清楚，给我们看清「司马昭之心」也么？

不久前，海外某弟兄亲回大陆，调查有关修建教堂，真是满怀希望前往，却是失望回来。据他们实地调查，今日交回的教堂，因年久失修，如要使用就需大修，不然就需要重建，用款箭头都指向海外信徒的外汇。照他的意见，这还是小事。最严重的问题乃是牧养这方面。教会经过三四十年腰斩，土改和文革的蹂躏，没有新一代的传道人。现在剩下的教牧，大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子，有的甚至八九十岁。这些老牧师，主理圣餐，每礼拜走很多乡村很多路。收回的教堂，礼拜日无人讲道，信徒只有回去作祷告，教堂已失去传福音，造就栽培的功用。刻下大陆有三所「神学院」，这些神学生灌输的乃是辩证唯物论的信仰，接受的乃是解放神学，学习的是如何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他们的信仰已经完全变质，他们走的是三自会出卖信仰的路线，与圣经完全背道而驰。到那一天，这些神学生要来领导教会，想到这里真是不寒而慄，教会只存一个空壳，不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统战联络点而已。

这就成为海外信徒最大的痛苦。明知其如此，可是想起三四十年前教堂被没收时，大家不住的祈祷，甚至禁食祈祷，求上帝施恩，巴不得早日把教堂要回来。现在教堂要回来了，国内的信徒正在欢欣快乐，他们需要外汇把教堂修建，让他们有一个祈祷敬拜的地方；他们需要传道人，那怕是披着羊皮的豺狼。所谓海水是口渴的人喝的。可是我们在外面的人，却在说三话四，议论纷纷，与当年迫切求上帝赐回教堂的心态，岂不是自相矛盾？而且让教堂倒塌了，将来万一复兴来到，踏脚点都没有，将如之何？我们为什么今天如此失去信心？

海外信徒正被迫上思想和情感的死角。看今日，看未来；要支持，明明被利用，把金钱投入无底洞；不支持，事实又说不过去，正是进退维谷，不知怎样决定。

三自的角色 - 中共的猎狗

过去三四十年，大陆教会走的正是一条死亡的幽谷。中共采取「以夷制夷」，「借刀杀人」的手法，起用青年会派的吴耀宗、江文汉、刘良模等，利用「三自」的口号，来进行消灭教会的政策。他们先把教会分裂起来，属于自己人的叫「自」派（自立、自养、自传）；这些现代的犹大，把一切不属于自己人的都称为「美帝派」，都赶入美帝国主义特务的一群。他们出卖弟兄，成为共产政权的新贵。正当他们沾沾自喜之际，想不到文化大革命的惨剧来到，「兔尽狗烹」，这一群打手，除了丁主教以外，都被赶进牛棚，亲嚐走狗末路的滋味。

时代的巨轮不停地向前转，时间无情地浪淘了万千条英雄好汉。想与天公比高低的毛泽东，命不由己到阴间报到。冰山倒下，四人帮垮台，邓小平翻生，这时整个国家一穷二白，邓小平高唱四个「现代化」，但他知道四化非乞灵于「美帝国主义」不可；而要「美帝」援手，非放宽「民主」，尊重「人权」不能取信于美帝，此时只好对教会展开笑脸来骗取民心。

可是消灭宗教是共产政权的基本政策，在过程中，他们可以因时制宜，采取权变的手段，利用怀柔、欺骗、收买、分化、渗透、打击、斗争（斗臭、斗垮）等，来达到他们最终的目的，在现阶段，他们利用「三自」这一群，达成它的猎狗政策。

（一）他们利用《爱国爱教》的口号，把教会跟全世界的教会完全隔离起来。在共产党人心目中，那怕教会是一条八爪鱼，把你的爪一条条切割，叫你剩下一团肉球，看你是否活得下去。

对基督教如此，对天主教也如此。为什么大陆天主教那些领导人要坐监，要被斗争，因为他们不肯跟梵蒂冈割断关系。宗教与政治是两码事，宗教是超世界性的，古往今来，南北西东，在基督里只有一个「家」，一个身体。他们不肯背叛真理，歪曲原则，因此只有背着反革命的罪名，被打进黑狱，等待自我消灭。

当大陆的龚品梅主教渡过了三十年的监狱生活，中共因为受不了世界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把他释放，香港的胡振中主教带着访问团想要见他一面，不能获准。美国前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费洛拉，她是天主教徒，要跟他见一面，仍然是不可能。这是共产党的政策，把教会孤立，不准跟世界教会有关系，用铁幕把你圈住，不听话就是反革命。梵蒂冈的约翰保罗二世还想跟大陆建立什么关系，其实只是昧于情势，自作多情而已。

（二）他们利用「三自」，建立「国营教会」。教会只准三自一家;三自以外，都是反革命份子。

如所周知，大陆有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而且家庭教会比三自教会更多更热心，这在共产党人看起来，如坐针毡，因此想尽办法打击，一定要把他们置于三自教会下面，让三自当猎狗看守，这样才容易控制。

恰好这时李常受呼喊派，自国外进入大陆，从南到北，进行建立地方教会。在这方面，李常受呼喊派犯了大错。当中国信徒受了三四十年的迫害，一切人为的传统宗派都拆除，他们聚集在一起，再没有什么圣公会、长老会、浸信会..... 也没有什么牧师，主教..... 他们寻求的只有基督，过着的乃是肢体的生活，聚会目的只是敬拜传福音，这些呼喊派到他们那里去，不是给他们属灵的造就和培养，乃是把他们分裂，带走他们去建立所谓的「地方教会」。他们数十年来，以反对宗派起家，事实上他们的宗派性比谁更强更顽固。大陆那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给他们一分为二。

他们自诩为站稳教会的立场。这时共产党人看得清楚，他们正要对付家庭教会，他们就以「反革命份子」的大帽子戴在李常受呼喊派的头上，同时也把「反革命份子」的大帽子戴在一切不肯归属三自教会的家庭教会头上，迫使就范去服从三自的领导，他们的政策是在共产党的政权下面，只准三自 - 国营教会，三自以外，就是反革命份子。

外国信徒不知，以为三自教会乃是教会加上爱国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好; WCC（基督教协进会）是被左派渗透的不信派，还代三自教会大说好话，这样中国千万诚实爱主的家庭教会信徒，就只有准备接受再一次的信仰折磨与迫害。

（三）「三自」是中国教会在五四运动以后的自觉运动，现在却给共产党歪曲变为：

①自立 -- 政治扼杀 -- 与一切外国教会割断关系，孤立起来;

②自养 -- 经济扼杀 -- 不准接收外国教会的援助，也不准接受国外中国信徒的捐款。教会没被没收的教产不归还，这样，除了丁主教那批人可以在统战部领薪水外，城市的教牧，因为城市的信徒人数多，生活比较好，还可以勉强维持外，乡镇牧师只好束紧腰带，甚至「枵腹从公」了！

③自传 -- 宗教扼杀 -- 大陆的自传可分为两个梯次：第一梯次，自己传，不准别人传 - 在这隔离政策下，来自国外的人不准传，就算是中国人也不准传，香港神学院造就出来的神学生也不被认同。

过去国外福音广播电台，向大陆传福音，大陆人民偷偷地收听，最近已被禁止了。近来国外有人筹划向大陆福音传播，丁光训知道了，连忙向日内瓦信义宗总部提出抗议，认为这样做是侵犯大陆的自传权利。（我想丁光训可能忘记主耶稣基督吩咐门徒到普天下传福音，这样做是否侵犯各国的自传权利）

第二梯次 -- 让老一辈死光，用自己训练的新一代，垄断传福音的工作 -- 共产党知道基督徒的信仰牢不可破，三自这一群知道基要派的传道人的信仰是顽固无法改造的，因此他们放长了钓丝，不给你争一日之短长，反正大陆经过腰斩以后，教会存下去的教牧，从六七十岁到八九十岁，来日无多，不久他们死光，接替而起的乃是他们今天所训练的一群，这些人接受的乃是辩证唯物论，解放神学，社会福音，实际上乃是共产党的宗教干部。

就是这样，共产党把宗教化的三自，变戏法成为政治化的三自，叫教会彻头彻尾变了质，不多久教会就只成为共产党的传声筒，三自教牧将沦为共产党的忠实干部。

（四）自四化以来，中共爱钱已来到无孔不入的地步，最近李先念出国到加拿大、美国，在机场有人问他关于大陆强迫堕胎，被美国众院通过谴责为违反人道，拒绝提供国际家庭计划行动的经费时，李先念竟斥责为「杜撰和歪曲」，并且指为「干涉中国内政」，「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共产党自上到下，都是说谎大师，中国强迫堕胎，中国人人皆知，李先念为着骗取美国这一笔捐款，竟然在全世界人面前公然说谎，一点不脸红。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罗掘的就尽量罗掘，这时发现了基督徒爱宗教的热情大可以利用，发还教堂每座可以收到外汇从数万到百数十万人民币，因此来个「爱德基金会」，向海外基督徒敲诈，及外国信徒骗取。试看丁主教的话：第一句是「国内与海外，宗教与非宗教..... 均可在经济上支持基金会」。这是在打官腔，说漂亮话，海内的非宗教徒，那个给宗教的基金会捐款，所以接下去，他只好说实话：「基金会的目的有二，即以海外的人力物力..... 」

作为副总干事的韩文藻更露骨说出他们的计划！「加强普世教会资源的共享与国际间人与人的关系。」

他们筹款的箭尖，不但指着海外的基督徒，也指着外国的教会与信徒，要跟他们「资源分享」，也就是说要把外国教会与信徒的资源，拿来共产。

筹这笔基金做什么用呢？支持国内教会吗？韩文藻说不能！因为三自的原则是自传，中国大陆的教会不能接受国外捐款，爱德基金会的外汇，乃是作社会福利工作。

印不印圣经呢？印；可是不但印圣经，也印基督教书籍与其他教育性的书刊。

今年五月我到纽约时，就知道圣经公会筹款要在中国设厂印刷圣经，那时，据说厂址设在上海或者南京，还没有决定。可是现在据报道，这座圣经印刷厂拥有最新式的机器，将交由爱德基金会拥有、管理、支配。丁光训先露出一脚，将来不但印刷圣经，还印.....教育性书刊。国外教会及信徒的捐款，就在人道主义的美丽花招下，轻轻地移花接木，去印刷「其他教育性书刊」。到那日，正像 WCC（基督教协进会）把信徒的奉献款，移送给非洲左派游击队一样。

韩文藻怕国外信徒不大力捐款支持「爱德基金会」，他更要出花招，说基督徒要参与这样工作，才能够给「中国广大人民所知」。这完全是违反历史、违背良心的说话。试问教会到中国来，除了传教建立教堂外，先后建立了多少大学、中学、小学；多少医院、医疗所；多少养老院、孤儿院；多少社会福利工作，多少「中国广大人民」身受其惠，难道不知道，可是当河山变色，共党当权，这一切的教育工作、医疗工作、福利事业、都变成基督教的「罪行」；医生教员都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帮凶，被斗臭斗垮；牧师传道人，连三自的头头，都被扫地出门，我不知韩文藻有没有到牛棚去？现在却要向国外基督徒和教会打主意，要国外基督徒再一次来参预国内的福利和教育工作 - 救济老年人，救济伤残人士，帮助教育人才；其实这些都是过去基督徒所大力投入的。基督徒因为大力投入这些工作，给共产党斗臭斗垮斗死；今天三自会却想代共产党作猎狗，开辟财源，要国外的基督徒和教会再一次投入这工作、并且还眼光光觊觎外国教会的资源，要跟他们分享。我想海外的基督徒早已惊破了胆，敢不敢再捐款去从事「美帝国主义者帮凶」的工作，将来如果共产党再变天，新四人帮出头，海外基督徒还不是「作茧自缚」「自蹈罗网」；那时候韩文藻入牛棚，乃是咎由自取，但海外基督徒要再一次背黑锅，岂不是太冤枉。

韩文藻怕给海外基督徒评论，为什么捐款不给中国大陆的教会和教牧，却去从事社会福利工作，让中国大陆的教牧，绑紧了裤带，枵腹从公。他十分诡诈地说什么三自的原则是教会不向海外捐钱，这样便可以封住海外基督徒的口。韩文藻错了，海外基督徒并没有那么蠢，他们一定不会忘记，中国的教牧在那里饿肚子，却捐款去帮助大陆那些老弱伤残人士；帮助老弱伤残人士是基督徒的素志，但第一步乃是照顾教会里面的教牧，彼得后书提及「爱心」的层次：「爱弟兄又要加上爱众人。」（一 7），由亲及疏。丁光训及韩文藻对于「中国教牧的需要，视若无睹，却大力代共产党罗掘，利用社会福利，教育工作，向海外信徒敲诈，多么忠实的两头猎狗啊！

行过了死荫的幽谷

王国显

本文系王弟兄大作「行过了死荫的幽谷」五版感言。该书出版十载，对于中国大陆的教会与工人及弟兄姊妹，有许多看见，抚今思昔，感慨良多，其中有若干事实，使人深感到属灵战争的道路，需要用血作代价，没有捷径可走。

「行过了死荫的幽谷」出版到现在，整整的十年过去了。在这十年中，多少的人、事、物都在变化，但是不管这些变化在人的眼中是怎样的大，主的自己仍旧是没有任何一点转动的影儿，祂的心意和祂作工的法则，仍然是那样的安定在天。

不少神的儿女曾经多次的问我，甚么时候再写一本「行过了死荫幽谷」的续记，我的回答总是，神给我的那一份，我已经记录下来了，若是再有甚么同样内容的记录，那该是别的弟兄的负担了。可惜十年过去了，还没有看见神兴起一些弟兄，把祂在这些年中在中国教会所作的工有系统的记录下来。我仍旧在等候着，要看见神在中国教会中所作的给见证出来。因为神的作为绝不是「行过了死荫的幽谷」所能包括得了的，无论是在时间上，或是在事情的发生的过程上，都需要更多亲身经历过来的弟兄们，把祂的作为见证出来，不单为历史留下记录，更重要的是叫神的儿女看见神的道路，学习看重神的见证过于基督教的工作。

一九五八年以后，中国的教会忍受了比以前更残酷的践踏，但是这些践踏并没有埋葬了中国的教会。相反的，在中国这一大片的土地上，神的儿女们都在经历了「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的事实。麦子埋在地里头，好像甚么都完了，但是，复活的生命岂是人的手所能禁止得了，以至它不能茁长出来呢！

教会公开的聚会全给关闭了，连「三自会」这个帮凶的组织也自身难保，消声匿迹，给利用的价值用完了，各地的「三自」领袖们还不是一样的到工厂去当工人，到农场去当农民。看神的教会是全完了，从今以后，神的教会不可能在中国再出现了。人在为此沾沾自喜的时候，神却在兴起各地的家庭教会，这些教会接上了神在中国的见证，继续的在中国为主站立，使那在空中掌权的蒙羞。

神借着环境，把中国的教会所继承的基督教的传统都打掉，催促神的儿女回到圣经的真理中去活。过去基督教所以为不可少的教堂建筑，牧师制度，各样徒有外表的仪文，还有一些基督教的节期，都在真正的神的儿女心中失去地位。在神的儿女的心里，所爱慕的是基督自己，所热衷的是神的见证，所要表明的是神从创世以来所要显明的心意。各地的教会在毫无联络的光景中，都不约而同的朝着这个方向奔走。这是神自己作的工，祂是为自己的名大发热心的主。

文革后的局势的转变，人看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神的儿女都心里明白，那是神在环境中的管理，神不单是要让祂的儿女在经过重压以后，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同时也让人明明的知道，祂并没有像人所想的死去，祂永远是又真又活的神。

文革后的变化，使消声匿迹的「三自会」又有了可利用的价值，这个帮凶的组织又「复活」了。一面是要对付方兴未艾的家庭教会，这些人是最好的工具了，使对付跟

随神的儿女们的残酷，成了基督教内部的事务，执政的人可以完全不负责，他们只要藏在幕后指挥就成了。另一方面，北京和华盛顿建交以后，中共要在西方世界造出一个新形象，来争取当时更大的政治利益：「三自会」正好担负这一个制造「人民享受自由」的假象的任务，去欺骗天真幼稚的西方人，特别是欺骗美国的基督徒，使他们对北京政权发生好感。

一提到「三自会」，从前只是猜想的事实，却在文革中给证实出来，实际上是神把这个丑恶的真相给抖出来。明眼人打从一开始就看出来，三自会彻尾是共产党所导演的，目的是要基督教自掘坟墓。虽然是说得好听，政府是完全支持出自基督教自发的爱国运动，但是事实上「三自会」中基督教人士完全是被动的，一切都得仰宗教事务局的鼻息，而负有任务的共产党员也伪装成牧师或教会中的热心份子，在基督教的圈子里左右并监视着教会。

在本书中所提到过的一位姓杜的「弟兄」，他是从成都来到广州，参加了大马站的聚会。他先是到广州来疗养肺病，后来就留在广州工作，在当时的华南医学院教书。在文革时，红卫兵因他曾作过基督徒而斗争他，党组织就给他证明，他是接受党的分派去作基督徒的，他是没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他当时在党内的职务是广州市中山医学院的党委书记。

更明显的是上海国际礼拜堂的李储文「牧师」，也就是上海的「三自会」主席，全国「三自会」的秘书长。这位李牧师的真正身份也是给红卫兵逼出来的。原来他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接受党的分派到美国读神学，有计划的打进基督教。他的身份暴露了以后，当然不再当「牧师」了，正正当当的当起行政来，在上海的外事处作主管，以后又在中共驻香港的官方机构新华社作副社长。这位中央级机构的主管官员，谁能想象得到他竟然会是一位「大牧师」呢？这一个无神论者怎么会作起「牧师」来呢？

我当年去北京的时候，在基督会堂碰上一位姓罗的「基督徒」，那时他是给人看为青年弟兄中的中坚份子，在结婚时还特地从北京寄给我一张他们的婚照。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又是一个给派进教会来负有任务的人物。

在福建的地方，一个曾经大发热心的基督徒，在她临死前，向她丈夫（一个很爱主的弟兄）承认她是一个不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给派来教会中监视基督徒。

这一类的事情不是偶然的显露，也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相当普遍的出现，这究竟是证明一些什么问题呢？这些事不能禁止人们去猜想，那一位生活富裕，在文革时又丝毫不受扰害的丁主教究竟是个甚么身份的人物？如今在香港为「三自会」不住的吹嘘的基督教牧师传道们，他们有没有可能也是同一类的角色呢？

「三自会」的「复活」，当然又是他们再有一点可利用的价值，对内他们要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对付家庭聚会，像过去对付持守神纯正真理的基督徒。对外他们要给海外的人一种印象，只有他们才是中国的真正教会代表，过去一些受迫害的基督徒并不是为着信仰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要使海外的人相信在中国有真正的信仰自由，从而争取海外基督徒对中国政权的认同。

一九八二年由丁主教率领的中国基督教代表团访问香港，在一次的座谈会上，他们说王明道先生的问题不是信仰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他们举出王先生在日本人占领北平的

时候，王先生把基督会堂的铜器拆下献给日本人，就以这个例子来说明主先生是有政治问题，作答的代表说完了这事，全体代表哈哈大笑。究竟有什么好笑呢？是笑他们在说连自己也不相信的话，还是笑听他们说话的人给他们骗了呢？但是在香港竟然有人相信他们这样说的话，连一些称为基督教学术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也把它当真。他们故意不提王先生拒绝参加日本人导演的华北教团，却把与信仰无关的献铜等大作文章，若是这真是政治问题，那么当年在日本人占领时期所有住在北平的人，全都有了政治问题了。

为着表明「三自会」是准确，他们千方百计诱骗和胁迫一些不同情「三自」的传道人去参加「三自」，事实上也真有一些这样的人身不由主的作了「三自」圈内的人，从「三自」「复活」的初期，一些人不甘心再作「三自」的木偶，但是却受了压力，还是得勉为其难，又再投身作「三自」的奴仆，好些这样的人是含恨以终的，这些人的处境是值得同情，但是却不值得体恤。

不管「三自会」如何替自己装扮，中国教会三十多年来的苦难，已经给「三自会」烙下了不可磨灭的邪恶的记号，不要说这一代的基督徒还没有死光，即使是死光了，历史是不可能给人长期的删改和封闭的，何况在将来神的审判下，所有发生过的事都不能隐藏。谁能躲过神公义的监察呢？

时移势易，「三自」的口号已经叫不响了，不必说它本身的邪恶历史使它自己背上个臭名，怎样的装扮与掩饰诿过，也不能使它成为光明的天使。新一代信主的人根本沾不到「三自」的背景，「革新」与「爱国」明明就是政治的玩意，为了移转人们的注意，一九八零年十月的所谓南京会议，产生了「中国基督教协会」的新组织，这究竟是「三自」的重叠组织，还是渐渐取代「三自」，使人慢慢忘掉「三自」的可憎，或者是再有别的作用，我不愿花心思去追寻，但我不能不指出，不管是叫「三自」也好，或是叫「基协」也好，根本就是换汤不换药的把戏，「三自」的成员就是「基协」的成员，更使人费解的，这些「基协」的委员和代表是怎样产生的呢？是谁选举了他们？他们究竟是代表了谁？我们千万要记住，基协出生时，大陆上的教堂恢复开放聚会的地方，只是寥寥可数的几处。

三十多年艰苦的岁月，叫在中国的真正爱主的基督徒，在苦难中经历了神的信实和大能，也看透了人的软弱与无知，但这并不是证明「三自」是正确的道路，只是说出人的不可靠。但是也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他们是仍然坚守着主的真道，不顾个人安危，不使主的名被嗤笑，当然他们要忍受许多的苦待，王明道先生「接受」了「三自会」的「爱心」，让一个假冒的「志愿」来在日常生活中帮助他处理一些事务的人，天天陪伴着他，（这简直是掩耳盗铃的作法）为甚么不干脆的说是监视他呢？林献羔弟兄不住受到威吓和搜查，只差还没有正式的再逮捕他。这并不是说他们能忍受这些眼中钉，只是因为海外的人都注意了这两个人，要有什么动作以先，总得要计算一下政治利益，才好作出行动，只要有一天政治利益不明显的时候，他们还是要下手捕人的。

一些不太受人注意的弟兄们的遭遇就不一样了，去年十一月，在广州的傅荣光弟兄又再被捕了，在全国各地不少的弟兄也是被捕了。「三自会」以对付「李常受的呼喊派」为名，让掌权者把许多弟兄都捕去了，而这些弟兄都不是「呼喊派」，而是不肯接受「三自会」管辖的人。

「三自会」不住的使用各种的方法，想要把所有过去不接受「三自会」的人都投入「三自会」去，好证明「三自会」是对的。他们这样作当然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但是基

信徒的见证的根据与内容却是圣经真理，基督徒的领袖或站住，或倒下，都不影响见证的根据，即便所有的基督徒领袖都倒下，都离开了他们原先所站立的见证地位，也不能动摇神的话，也不能改变神的话。就让那些政治人物兴风作浪吧！也让那些所谓基督教学术圈子里的人大发他们社会的理论吧！神的儿女们都该看定，离开了神的话，甚么都没有意义和价值，我们只该有一个态度，就是单纯的讨主喜悦。

要重视真理和事实

王国显

读了「呼喊」二十二期「大陆福音门何时敞开」后，我觉得非常的能说「阿们」，只是还觉得仍有言犹未尽之意。前些日子，又在「使者」上读到一篇对中国来的基督教代表访问记，觉得大不是味道。岂料上周一位姐妹告诉我，英文的「今日基督教」在报导中国教会消息时，竟称三自教会的宗教情绪十分高涨。这样的报道，极容易叫海外信徒误以为官方的三自教会给中国基督教带来了复兴。更有香港远东福音广播公司的消息报道上，称吴耀宗为德高望重的基督徒。这一大堆的中西基督徒的说法，叫我不能禁止自己不说话，唯恐神的儿女只看见表面的现象而给冲昏了头脑，我必要挺身出来说一些话，也盼望有更多清心爱主的人，为神的见证也出来说话，不叫撒但的差役到处迷惑人。

根据那段日子的时事资料，我有理由相信「使者」那篇访问记中的所谓中国大陆来的基督教代表就是丁光训，这一个瞪着眼睛撒谎也不脸红的主教，在访问中说大陆并没有歧视基督徒的事，只有基督徒自以为高人一等，所以在中国上得不到人们的同情。亏他有勇气说这样的话，谁不知道共产党是无神的唯物论者，反宗教是他们的革命目标之一。他们夺取了政权以后，基督徒都给他们弄得灰头灰脸，什么「帝国主义者的走狗」，甚么「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一大堆的帽子把基督徒压得在人前抬不起头来，那里还有条件去高人一等？当他被问及过去三十年来在中国的福音工作是怎样时，他的回答竟然说，他们用了过去的那段时间，使中国基督徒都成了爱国的人，这话那里像是从一个主教的口中说出来的呢？只像共产党的宗教干部的口吻。「使者」刊登这样的文章，实在有点不负责任，虽说声明了「并不代表本刊观点」，但还是害了读者，不是每一个读者都有清楚明确的分析力，像丁「主教」说的这些话，不留情的批驳还来不及，那里可以用「不代表本刊观点」就轻轻带过呢？这不是学术理论研讨的问题，而是历史与事实的问题。

丁「主教」来到旧金山湾区，有一些中西的基督教领袖和他开座谈会，别人告诉我说，他在会中侃侃而言他没有看见大陆有迫害教会的事，又说大陆的教会正采用使徒时代的作法，言下之意是那些称为「地下教会」的活动，就是他们「三自会」的保护下产生出来的。如今大陆上已经有了「官方教会」出现了，出现的后果之一，就是共产政权宣告不在「官方教会」范围内的一切小团体聚会都是非法的。这就是大陆上的宗教信仰的写照了，只有在政府控制下的自由，没有信仰自由。「三自会」除了扼杀真正的基督教会，作了无神论者的帮凶外，没有作过一件对教会有益处的事。

读过吴耀宗所写的「从黑暗到光明」这本书的人，都知道这个把神说成是比混世魔王更残暴的人，彻头彻尾是个大不信派，怎么一下子成了德高望重的基督徒呢？这些年来来的基督徒，特别是年青的一代，太不熟悉教会的历史了，尤其是近数十年来的中国教会历史。我建议每一个自由地区的基督徒，都该好好的重温一下王明道先生所写的「我们是为了信仰」这一本书，虽是近三十年前的作品，但至今天还是完全准确的。

大陆上稍为对宗教政策有一丁点的放松，不少中西基督徒看到一些表面现实就高兴了，看到似乎有一线福音工作的「机会」就忘形了，我真愿意提醒他们，真正的中国基督徒所敬爱的王明道先生，和好些忠心爱主的基督徒，到如今还留在劳改场里，就是那些给释放回家的人，头上还是载着「反革命份子」或「坏份子」的帽子。倒是「守望中华」这

本刊物所说的话客观有见地，因为它里面所说的是接近事实的真像。（按：王明道先生经于今年一月十二日被释回沪）

近年来，基督教中流行一种不准确的观念，只注意工作，而不多注意主的喜悦，所以有了工作的机会，就会不顾及真理与见证的要求。共产党一贯是尽量利用可利用的人物与形势来求取政治上的利益，即使是次要敌人，也先加以利用，然后再进行打击。大陆上的基督教封闭了这许多年，现在的开放并不见得是可喜的现象，也许是为了向西方国家，特别是向美国，表示对人民放宽，求取联合对付来自中国北方的敌人，也许是再次利用三自人物组织「官方教会」，制造条件来打击数日日增的基督徒家庭聚会，也许是两个目的都包括在内。无论如何，一个无神的政权会出钱出力去帮助有神论者的活动，这内里的文章只要一想，愚人也会明白过来。可是却偏有那么多聪明人不肯朝这个方向想，只注意「官方教会」的出现，而不注意牧师们的讲章大纲不是事前要先给宗教事务处批准，就是讲道后要向党官们报告。教会复兴是神作起头，借着神儿女们的祷告引发出来的。大陆上的「官方教会」是共产党为了政治利益，借着人的手来组织，其后在世界舞台上表演出来的。把「官方教会」说成是基督教的复兴，真是愚不可及。

政治与宗教必须分离，这是圣经真理的原则，神在以色列中没有让君王作祭司，也没有安排祭司作君王。主明白的说，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宗教不要干涉政治，政治也不要控制宗教。但是「官方教会」正是在政治控制下的产物，有什么值得可喜的呢？再说，在教会的事奉中，「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这一个原则必须要守住，「三自会」是共党作导演，「不信派」作主角演出的，作配角的基督教领袖只是为导演的要求制造气氛。所以根据「三自会」作基础的「官方教会」，根本就不是基督的见证，而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工具。

「分别出来」的要求并没有过去，王明道先生到如今还是守住他的地位，虽然他没有呼喊的机会，但是整个人就是一个呼喊。如今这个呼喊应当要再次大声叫出来，叫神的儿女们可以认识「分别出来」才是见证，「分别出来」才是神所要的。工作的机会不是见证，工作也不一定是神的见证，只有活在神的心意中才是见证。求神兴起更多清心爱主的弟兄，一同为主发声呼喊。不叫装作光明天使的撒但，把神儿女的心思迷乱。

苏联利用宗教

文成

凡关心苏俄共产国家，向世界各地基督教会积极渗透者，莫不对基督教在苏俄由被迫害一变而被利用，深感惊异。个中曲折，究竟如何，确有探讨之必要。本文特就事实分析，以供读者参考。攷自公元第九世纪中叶，基督教始传到北欧，有希腊东正教两传道士细尼罗 Cyrillus 与麦托丢 Methodius 兄弟二人，约在主后八六零年间，传福音于莫雷非亚 Moraivia，以后此地有一贵妇将福音传至波希米亚、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地。但除保加利亚外，其余各处教会，都归顺了罗马教。迄第十世纪末叶，俄罗斯在佛拉狄梅 Vladimir (or Wladimir) 980-1015 A.D. 当政时，正式相信受洗，并强迫臣民信从，希腊正教会因此成为俄罗斯国教，惟教长未受希腊正教封派，由俄皇自兼，故希腊正教会不予承认。因此希俄两正教会各自为政，不相往来，直到一五四七年沙皇政权成立，俄国正教会，犹方兴未艾，并已根深蒂固，各地教堂林立，且多华丽壮观。早在一六七零年，俄皇要中国臣服俄国，为清康熙帝尽逐俄人至黑龙江以北、迄一六八九年订尼布楚划界条约，两国通商、俄人利用正教会随商团来华传道，暗做渗透工作，是为俄人运用宗教为侵略工具之始。到一九一七年，苏俄所谓十月大革命成功。具有九百余年历史之俄国正教会，遂与沙皇政权以俱倒，奄奄一息，几被消灭。现今苏俄正教会在外貌及名义上，虽仍苟延残存，实际乃虚有其表，名存实亡，一朝剩余之利用价值完毕，则必被无神主义之苏俄共党政机，立予消灭，宣告寿终正寝。

兹将基督教在苏俄近五十年来概况，略述于次：

(一) 惨遭迫害时期 (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七) -- 无神主义的共产党，不但醉心于唯物论，且对任何宗教，皆势不两立，视如眼中钉，必把宗教完全消灭才罢休。从他们头目对宗教的恶毒言论，可见一斑；如马克思曾说：「宗教乃人民的鸦片」，斯大林说：「基督教乃群众的仇敌，应予消灭」，即连中共毛泽东亦说：「基督教是民众的麻醉品和美帝侵略的工具」。故在一九一七年苏俄革命成功之后，即着手迫害基督教，封闭各地教堂，借着细故，或捏造事实，加害于教会或信徒，捣毁教堂，没收教产，停止聚会，残害信徒，放逐为奴工，判处徒刑，减少或取消配给，残酷暴刑，层出不穷，其对基督教迫害之惨烈，较古罗马国尼罗，豆米仙诸王，有过之而无不及。虽在一九一八年，苏俄曾向世界宣布信仰自由宪法，但仍照旧迫害宗教，那仅是一种欺骗世人的虚谎宣传。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七头十年当中，苏俄境内被迫害信徒达六千万之众，可谓惨无人道，达于极点。或问，何以今日在苏俄仍有基督教会之存在？此答案至为简单，因苏俄欲利用基督教向国际作「和平共存」之诡谣宣传，并为渗透国际宗教团体之工具，等一朝利用完毕，则必立将基督教除灭，以暴露共产党无神主义之反宗教的真面目，因共产党就是无神者，敌基督者，否则就不是共产党。

(二) 整肃管训时期 (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五) -- 苏俄对基督教经过了十年大迫害，虽有千百万信徒，惨死于锋刃奴役饿殍，但敬虔谨信，笃守圣道，始终不渝，至死忠心的基督徒，仍大有人在，他们认为与基督同死，也必与基督同活，如此冒死卫道护教之精神，殊使俄酋斯大林计穷手软。一九二九年有与史酋为总角之交的苏俄正教会大主教尼古莱 Metropolitan Nicolai，向斯大林献计，放弃迫害手段，改行管制办法，成立管理宗教机构，

将各宗教纳入组织，加以管训，当为史氏采纳。一九二八年即成立宗教部，分别将苏俄正教会以及其他各宗派教会，调查登记，组织管训，稍有被认为顽固可疑份子，即严加整肃，取缔不满十八岁青年参加宗教活动，事实上很少见有不满四五十岁的信徒前往教堂礼拜者，在极少数参加礼拜之青年中，多系伪装之俄共秘密警察。在苏俄实行宗教管制之初，即遴派一批四百青年特务，加入各神学院受训，毕业后服务教会，换言之，即代表共产政权，统制各教会，迹其用心，险恶极矣。现今参加普世教会协进会 WCC 之苏俄赫赫有名的教会领袖们如尼古甸大主教 Archbishop Nikodim，阿勒西教长 Patriarch Alexis，司多扬牧师 A. Stoyan，米其维牧师 A.L.Mitzkevitch 等，皆此中人物也。一九三六年苏俄虽又重申信仰自由宪法，仍是骗局，只不过是改变了反对宗教的办法而已。基督教在苏俄现已变质，名存而实亡 - 成为无神论共产主义化的教会了。

（三）运用时期（一九四六至今） -- 自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俄恢复共产国际组织，为要利用基督教在国际间发生渗透作用，乃对基督教改怀柔政策，尤其是在赫鲁晓夫当权时，益示宽弛，但从未放松严格管制手段。苏俄宗教部长卡哈，为配合共党国际侵略方案，除了训练大批宗教特务，管制国内各教会外，并自一九四六至一九五六年间，甄训了四万以上宗教工作干员，分别派遭到苏俄集团各附庸国家，担任教会职务，并向国际间发展渗透活动，为节省篇幅，仅略举苏俄共产国际向宗教方面的渗透事实，列述于次：

① 自苏俄革命初告成功甫能立足时，即向国际展开渗透行为，透过传教士及教育界人士，推行共产主义。早在一九四三年以前，全美国 65% 以上的教科书，受共党特务的主使，已隐含有共产主义的毒素。

② 捷克新派神学家郁马克博士 Dr. Joseph Hromadka，曾获得列宁和平奖金，为苏俄借教会宣传「和平共存」的国际应声虫。共产主义化教会之所以能渗透国际基督教会者，得于郁马克勾串之力实多。因郁氏身为 WCC 中央委员，对于牵引苏俄集团的基督教会，介入 WCC 为正式会员，厥功殊伟。

③ 基督教在苏俄既受着严格的管训，一切行动，必须恪遵政府指示，即致力于渗透国际基督教会，从事谎谬宣传如：

自一九四八年八月 WCC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正式成立，苏俄教会即努力向之渗透，在未加入 WCC 为正式会员之前，得郁马克等协助之力甚大，一九五四年 WCC 在美国伊文斯顿召开之第二届大会，一九五六年在澳大利亚召开之 WCC 中央委员会，及一九六零年八月在苏格兰圣安得烈城召开之 WCC 中央委员会，苏俄正教会皆透过郁马克等之协助而渗透其间也，迄一九六一年十一月 WCC 在新德里召开第三届大会，苏俄集团共产主义教会乃正式加入 WCC 为会员，且有九人当选为百人中央委员会委员，从兹升堂入室矣，苏俄指使之渗透工作，可谓圆满成功了。

苏俄共党渗透国际之最大目标，不用说是在美国，透过教会千方百计的渗透了 WCC 所属之美国教会协进会 NCC 首脑人物布勒克博士 Dr. Eugene Carson Blake 率领一行九人访俄，同年六月又由 NCC 邀请苏俄正教会大主教尼古莱 Metropolitan Nicolai 率领一行八人访美，游说全美各地。当时有万国基督教联合会会长麦坚泰博士 Dr. Carl McIntire, Pres. of ICCU 等揭发了尼古莱等为苏俄共产国际特务，惟 NCC 力予包庇，矢口否认，迄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尼古茶等为苏俄特务（见同年月二十三日美国生活杂志

"Life")。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NCC 之第五届世界秩序研究会，因受苏俄共产主义化教会渗透的影响，发表要求承认中共政权并许介入联合国主张之宣言。一九六二年九月初旬 NCC 代表团一行十三人又访俄。一九六三年二三月间 NCC 再邀请苏俄特务伪装之教会领袖尼古甸 Archbishop Nikodim，司多扬 A.Stoyan 等一行十九人访美，由他们代表之一米其维牧师 Rev.A.L.Mitzkevitch 当时已正式承认他们是苏俄特务，并有范乃夫牧师 Rev.Paul Voronaeff 母子等多人指证属实，他们因无可抵赖。此外如一九六零年六七月间由齐各夫 Jakov Zhiokov，米其维 Arthur Mitzkevitch 等率领苏俄浸信会代表团，参加在巴西旧京召开之浸信会第十届年会，并迭次访问加拿大，一九六二年十月苏俄教会派员赴天主教大公会议，以及一九六四年二月 WCC 之中央执行委员会竟在苏俄与得撒召开等，不一而足。

苏俄共产主义化教会受共产国际指示之大胆作风，殊足惊人，如一九四八年共党进入北平时，中国 WCC 当时的会长赵紫宸竟向国际发表了一篇「中国欢乐之日来到了」。一九六零年春苏俄派遣假胡子传道人前往中东活动；一九六二年十月美国封锁古巴事件，尼古甸竟电 NCC 阻止华府行动；一九六三年八月幕后支持华府黑人示威大游行等，胆大妄为，由渗透进而干扰国际行为，已去基督教政教分开，与基督徒信仰之基本原则远矣。归回罢，悔改罢，何必再游离于无神主义共产党的迷惘圈内，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

最后还要提两个事例：一是自一九六二年苏俄正教会介入普世教协 WCC（国际最大之宗教组织）为会员后，即派包郁夫牧师 Rev. Vitaly Borovoy 为普世教协总部常驻秘书，直到一九七八年八月中旬，尼古甸教长在罗马教廷暴卒后，即由包氏接充尼氏教长职务。二是最近伊朗主持反美运动，回教柯梅尼教长在一九五零年已是一名苏俄特务，可见苏俄渗透教会工作之无所不用其极。

综上所述，可确知基督教在苏俄，是没有自由的，不过是幌子，是傀儡，若不听其指使利用，就不能存在！现在美国有普遍的流言：教会及学校为共党国际渗透工作之肥美园地，工人及工厂为共党国际渗透工作之良好场所，黑人及华侨是共党国际渗透工作之主要对象」，由上面的事实，已证明此一流言的真实性。数年前基督教文摘曾刊载瑞士神学家布卢纳氏即研究共党问题的权威人士，曾报道苏俄征服世界里程表：一九六零年赤化全亚洲，一九六四年赤化全欧洲，一九七四年赤化全美洲，一九七八年赤化全世界，这固然是苏俄的梦想，但我人就应提高警觉，绝不可容其实现，否则人类前途，不堪设想矣。